



還珠樓主
翼人影無雙

上海滙文書店印行

還珠樓主著

翼人影無雙

【第二集】

上海匯文書店印行



505405

第二集

翼人無雙目次

一 警告……………一

二 迎面打來的飛刀……………二三

三 深夜神鷗……………四六

四 雪夜惡鬥……………六六

翼人影無雙 第二集

一 警告



9541 212 0025 57189

第 二 集

前文山東濟南府，接連兩次災荒之後，到了十一月裏，又是一場從來少有的大雪，大量窮苦人民，十九無衣無食，預料隔年麥種，都要凍死，休說明年非鬧災荒不可，當此冰天雪地的殘年，先就渡不過去，大家苦喊皇天，景况淒涼，自不必說，官府方面，却是麻木不仁，竟把這場災雪，當成瑞雪，日常譙會賓客，消寒賦詩，酬應權要，飲酒作樂，正在高興頭上，首縣歷城縣令洪斌，這日也正請客，忽然聞報，省城內外，出了極離奇的盜案，忙命兩個名捕，雙料韓信，大小活無常，趙三元，畢貴，前往查訪，二捕第一日清早，先尋一名武師打聽，非但被對頭，搶在前面，向武師陳玉庭，留刀警告，爲了主人聽說飛賊翼人影無雙的驚人本領，和俠義行爲，受了感動，又料不是敵手，自願服低，不與爲敵，話剛說完，翼人影無雙忽在後屋出現，當時祇見牆上，黑影一閃，便將所留飛刀取走，同時又將主人所失去的碧洗帽花，送回不算，並代復原，訂在帽子上面，表示主人祇肯回頭，從此各不相犯，玉庭查問回來，重向二捕勸告，說這

類異人俠士。最受衆人敬愛，何況失主，均爲所制，既未報官，不應多事，二捕見玉庭，有名武師，朋友徒黨甚多，均有本領，尙且如此，當時也頗心動，及至回衙稟告，吃洪斌，一陣利誘激將，功利心重，竟將玉庭所說的話，忘個乾淨，次日一早，冒着寒風，趕到南關千佛山旁，村鎮裏面，打算訪問清楚，再行下手，先往白泉居，便碰了好些軟釘子，並還親眼目親到兩個形貌醜怪，各吊着一隻眼角的矮子，狂笑出門，化爲一隻鵬形巨鳥，衝霄而去，跟着，又聽白泉居酒店主人余富，苦口勸說，再三警告，二捕明知事情艱險，但因平日做慣官家鷹犬，本性難移，既貪重賞，又想借此謀個一官半職，重振以前失去的家聲，口雖謝諾，仍不死心，費了許多口舌，強忍氣憤，探出城關內外，所有土豪惡霸，富貴人家，均有這位仁兄光顧，並且事主越有勢力，他越不放鬆，所取財物，也必更多，事情業已鬧了將近兩月，因這飛賊，便是上年救水災的那七個義商之一，那大量救災銀米的來源，用的也都是這等方法，向有錢人家，偷盜勸募而來，這件從來未有的大案，如能破獲，非但發財做官，甚而本省督撫，還要飛章入奏，上達天聽，都在意中，可是，這佈滿山東全省，遠到河南邊界的許多事主，全都忍氣吞聲，不敢張揚，是見過的人，全被嚇倒，從無一人，敢於報官，窮人又都把他，當作親人骨肉一樣，休想訪問得出一字真情，下手艱難，實在無法，想起前面史家莊財主史二

爺，原是江湖出身，又是同門師兄弟，以前彼此勾結，請託官司，常有來往，交情頗深，史二夫妻全家，均有本領，受了對頭這等惡氣，決不甘休，就是當時害怕，不敢輕舉妄動，怎麼也能探出一點真情，便借想要拜見異人爲名，前往訪問，剛行至中途，便被史二的內弟，小鋼鞭崔文，滑雪趕來，匆匆迎往前村，平日接待江湖朋友的密室之內，公然明言，主人有病，不能見客，翼人影無雙，確有其人，但他和史二這兩郎舅，對於此人，佩服得五體投地，決不食言違約，向外滲露，雙方雖是好友，也不例外，爲了不肯欺騙朋友，故以直言奉告，並說，此人形踪飄忽，動作如飛，宛如神龍見首，不可捉摸，你看現在重房密室之中，我們的言動，仍是瞞他不過，最好吃完回衙，敷衍官事，真的爲敵，既是不可，假的也來不得，二人一聽，史崔二人，比陳玉庭的口氣更壞，直把對頭，當成天神，胆怯已極，雙方這樣多年深交，並還背着敵人，竟連私話，都不敢說一句，不禁忿怒交加，心中有氣，又都吃了兩次早酒，胆壯氣粗，表面不露，平日驕狂陰險的本性，已被激發，趙三元還沉得住氣，未肯當面發作，畢貴却是越聽越怒，實忍不住，剛說了兩句不服氣的話，便聽窗外，有一女子口音笑罵，憑你也配見我，真不要臉，畢貴聞言，當着主人，越發愧憤難當，接口怒喝，朋友如何欺人太甚，一面倚着酒性，起身便想往外趕去，先吃趙三元，一把拉住，使了一個眼色，還未開

口，崔文已搶先把門攔住，低聲警告道，二位班頭，千萬沉住氣，方才所說，實是好意，你們均和家姊丈，多年老友，便是小弟，雖然奉命行事，論起交情，也非尋常之比，請想，我們這些人，那一個是好吃的果子，不是這位異人奇俠，本領真高，所行的事，又是那麼公平合理，樣樣使人心服口服，怎會如此聽話，打心裏不肯說他一個不字呢，你們雙方，萬一遇上，談上兩次，再把經過情形，知道一點，也必和我一樣了，只怕二位班頭見怪，就要和他作對到底，憑你二位，也是不行，何必拿雞蛋，去撞山石頭，自找苦吃呢，三元看出主人，詞色誠懇，決非幫助外人，虛張聲勢，重又回憶連日所聞所見之事，心又發虛，覺着妄動無用，反更麻煩，一面暗將銀貴止住，不令開口，乘機答道，我弟兄實是好奇心盛，心想，結交不配，拜見一面，談上兩句，也所心願，舉二弟素來心直口快，覺着這位異人，時單時雙，時男時女，又能變化飛鳥，好些神奇舉動，心生佩仰，我們今早出來，雖然專爲訪問他的踪跡，並非真個照着本官心意，和他作對，休說少簽拘票，未帶一張，連鎖鍊都未帶一付，就是防他多心之故，他偏認定我們，不是好人，老跟在身後，神出鬼沒，人爭一口氣，酒後失言，自然難免，但這位朋友，早晚是會明白，你和令姊丈，想必見過這位朋友多次，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，是男是女，是否真能變化飛騰，來去無踪，這樣說兩句，總可以吧，崔文接口笑道，二位

班頭，不要多心，這位隱名飛俠，實在令人難測，他那聲音容貌，常時改變，便說出來，遇上也未必能够看出，並非真要隱瞞，我們對他，雖極敬佩，姓名來歷，至今還不知道，叫我如何說法呢，畢貴脫口氣道，照此說來，我們都讓雁啄瞎了眼睛，就是對面相遇，也決認不出來的了，崔文看出二捕，執迷不悟，心也有氣，方說，這到未必，不過……，底下話未出口，便聽房後，有人接口笑道，真要見我容易，包你能夠見到就是，三元聞言，看出主人，面色微變，彷彿吃了一驚，料知早晚有事，對頭已完全明白自己心意，因向主人追問太急，生出反應，先頗憂疑，繼一想，自己祇是奉了官命而行，既是吃糧當差，便不能違背本官意旨，何況自始至終，說的都是仰慕求見的話，並未向人誇口，想要捉他到案，露出絲毫敵意，就是挾路相逢，也非無理可說，多年威望，遼山東路上，綠林中的有名人物，俱都知道，有的還有過交情，通來往，過於服低，這人先丟不起，當着主人，面子上也不好看，呆得一呆。走向旁窗，雙手朝外一拱，大澀笑道，閣下真個高明，使人佩服，如蒙賜見，實爲幸事，是非真假，久能自明，祇望閣下不要把人認錯，過於多心，使人迫於無奈，辜負我弟兄對你的一番仰慕之意便了，說完，祇聽前窗外，又是哈哈一笑，越想越有氣，忙即跟踪縱過，用手統破窗紙，朝外一張，這一面乃是佈滿冰雪的淺坡菜畦，並無人跡，估計這末次笑聲，至多三四丈左

右，不應離開太遠，並且先聽旁窗回答，轉眼人又到了前面，照那地勢，快得實在出奇，心方不解，笑聲已由近而遠，少說也在村口左近，心中一動，口裏說着佩服的話，心中埋怨畢貴真笨，單坐在那裏生氣，有何用處，也不隨同用心查看，豈非蠢才，正打算跟踪追往街上，看這路斷行人的茫茫雪地，對方如何隱遁，是否真又變出一隻大鳥，剛一舉步，便被崔文，將手拉住，急道，趙老班頭，老大哥，聽我一言，這位大俠，實在神奇，並非小看二位班頭，你就本領多高，也決追他不上，不是這樣，我和家姊丈，也不致於如此服低了，聽他口氣，你們雙方，遲早必能相遇，何必忙此一時呢，三元本來有點心虛，又見主人，前後口氣，一樣至誠，似知對頭利害，下手太辣，不願自己趕去栽跟斗，又不便明言神氣，想了想，祇得見風收蓬，忍氣歸坐，表面仍裝沒事人一般，飲酒說笑，神色如常，畢貴酒後受氣，當着主人，好生內愧，本來悶坐一旁，心中想事，忽然低聲悄悄，趙大哥，你的耳力不差，想必聽出，天下那有這樣快腿，就是會飛，也沒有這等神速，第二次話剛說完，人便由旁窗，越過一排草堆，到了前面坡上，發出笑聲，你這中間，多少有點耽擱，還可理講，方才留神靜聽，你由旁窗趕過時，這裏笑聲，分明剛起，轉眼便遠出十好幾丈，我們連問余富，和崔二莊主，都說人祇一位，豈非怪事，話又說回來，我們白泉居所見矮酒客，原是兩位，算他不止一人，故意裝神鬧

鬼，戲弄我們，不能配合得這樣嚴絲合縫，就有幫手，也真快得出奇，去年救那水災，原有七位義商，一個人決不能辦這許多的事，莫要連兩位都不止，七人都來，由一位出面，那六位全變作他的化身，聲東擊西，此呼彼應，故意迷亂人的耳目吧，三元聞言，立被提醒，轉向崔文笑道，我弟兄業已甘拜下風，就是奉命差遣，概不由己，也必知難而退，決不拿雞蛋去撞石頭，何況本來沒有此意，不過，我弟兄在公門中四十年，無論地方上，和江湖朋友之中，大小有個名姓，就這樣，糊裏糊塗，交待過去，傳說出去，豈不是個笑話，我弟兄是好是歹，早晚分明，總算和二位莊主，相交多年，令姊丈因病不能見客，祇好將來見面，再行領教，多蒙崔莊主，感情厚意，我弟兄飯飽酒足，不敢再多打擾，祇請問一句話，說完立時告辭如何，崔文原極精明幹練，機警不在二捕之下，料知薑是老的辣，這次問出話來，必在筋節上面，但又不能不理，祇得從容笑答，趙老班頭，我雖不像家姊丈，和你有同門之誼，自來因親及親，因友及友，不說別的，就是多年相交，也非尋常朋友之比，真要知道而能說的，那有不說之理，方才小弟所說，實是爲好，你說這幾句，未免見外了吧，三元聽出口氣不對，忙陪笑道，崔莊主不要多心，恕我口快心直，請你代我想上一想，是否爲難，如今官府下了嚴令，暫時雖無他意，非要訪出這位朋友來歷姓名不可，既當官差，有什法想，這位朋友，如肯見諒，我

們的來意，和本宮所說的話，他全知道，也用不着隱瞞，祇肯見上一面，怎麼都好商量，那怕全照他的意思，敷衍公事，均無話說，他偏不諒苦衷，豈不爲難，別的我都不問，你兩位郎舅，想必和他見過不止一次，見時，也許帶有面具，至今不曾看出本來面目，都在意中，不過人未見面，口音總聽得出，莊主可曾覺着這位朋友的口音，到底是男是女，每次所聞，是否一個地方的口音，有無異處，大概知道，便我們方才也聽出，中有一次，是女子的口音，這並不算隱祕的事，請回答一句真話，總可以吧，崔文暗罵，老狗腿，那知利害，你分明見影無雙，在省城內外，兩個月來，做了許多大案，以爲不止一二人所爲，必還結有幾個同黨，暗中呼應，弄些手法，故示神奇，想由我嘴裏，探出真情，以便多約點人，連明帶暗，一齊下手，這不是在作夢麼，你們平日狐假虎威，陷害良民，明知是個硬釘子，還要拿頭硬往上撞，你們活得不耐煩，我却不能違約，自找無趣呢，念頭一轉，接口笑道，我當有什大事，原來問他口音，這位大俠，也真奇怪，如說假話，我不是人，趙盪頭一點料得不差，每次相見，他都戴有面具，始終看不出他的本相，他那口音，也是時女時男，除身材高矮裝束相同，通體一身黑而外，我所聽到的語聲，實不相瞞，簡直沒有一次同過，至今我還不明白他是什麼用意，如說救水災的七位弟兄，今數來此，原近情理，但是怎麼交情深厚，本領高強，休說異姓兄弟，

便是同胞骨肉，也應有個高矮胖瘦之分，如何沒有一次不是一樣身材和打扮，連所帶的兵刃包袱，甚而胸前紮包腰帶，所打的結扣，所穿軟靴的壞舊痕跡，都會一點不差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，說時，趙畢二捕，均以全神貫注在對方面上，實看不出有一點有意誇大形跡，心想，主人雖是江湖能手，穩練沉着，不動聲色，一則，相交多年，二則，他兩郎舅的家財，這一次的損失，決不在少，就算對頭利害，被他嚇破了胆，必須照他所說，不敢違抗，好端端割了他的肉，還要丟人，到底不是什麼高興的事，爲何還要張大其詞，代人說話，如恐對頭聽去，此時人在房內，語聲不高，何況對頭，明已示完威走去，就不敢說，眉目之間，多少也有一點表示，不應如此斬釘截鐵，沒有商量，真要對頭，真是有點鬼門鬼道就更麻煩了，無緣無故，碰着這樣瘋神，回衙路遠，風雪天寒，人跡稀少，敵暗我明，一個不巧，先吃上他一場苦頭，丟人更甚，也最冤枉，光棍不吃眼前虧，君子報仇，三年不晚，這裏已問不出所以然來，還是以假作真，以真作假，及早離開此地，在雙方未破臉之下，另外設法，尋人打聽，要好得多，雙方說完，便由三元，領頭立起，謝教謝擾，告辭回去，主人也未挽留，祇在出門時，好似東西看了兩眼，重又低聲囑咐道，我們多年好友，不怕見怪，二位班頭，今日最好回去，就有什麼迫不得已，據我所知，省城這許多名家，便未吃過苦頭的也都得到警告，內中並非沒有狠辣的人，

祇是無可如何，再說，人家做得也真能得人心，沒有褻貶二位班頭，多尋一次人，多留一點痕跡，白給人家添煩，還要生氣，能够袖手，兩不相犯，決無一人敢去告發，就算有個把冒失鬼，也必徒勞無功，多找無趣，最好向縣太爺面前，直言奉上，大家方便，否則，我雖不敢斷定二位班頭必敗，這位洪大老爺，恐怕先吃不住呢，二捕聽他，一再叮囑，連趙三元，平日最自負的人，也有一點發毛，祇苦於回去，無法交待，就能搪塞一時，將來如何銷差，略一盤算，決計回到了三甲那裏，看他回家沒有，此人最是忠厚恭順，又是岳家多年的老佃戶，連哄帶嚇，怎麼也能套出一點線索，於是冒着冰雪寒風，又往回趕，二捕多年老公事，見多識廣，機警陰沉，方才聽出對頭口氣不善，雖因不會破臉明敵，不致於以毒手暗算，既已說出相見之言，必有顏色顯出，也許埋伏中途隱僻之處，冷不防開上一個玩笑，飛賊影子，不會見到，先丟一個大人，從此英名掃地，以後拿什面目，去見那些江湖上的朋友，想到這裏，早已不約而同，存有戒心，當着主人，還不露出，到了路上，立時耳目並用，兢兢業業，一直都以全神貫注，稍有風吹草動，忙即暗中戒備，分頭注視，以防對頭，突起發難，使其啼笑皆非，似這樣，小心謹慎，步步留神，一直走過三里河，眼看三甲所居村口，就在前面，並無事故發生，忽然想起對頭，除在白泉居，無意相逢，是否本相，還不可知，出現了一次之後，以後再

見，不是黑影一閃，便是變化飛騰，使人莫測，底下更是祇聽譏笑之聲，踪影皆無，這等詭秘隱藏神情，他必還有許多事情要做，大白日裏，怎肯使人看出他的形跡。何況這條路上，都是冰雪鋪積的田野，兩頭人家村落，相隔均遠，就有人家，也不在大路旁邊，樹木早都凋零，祇有滿樹冰花積雪，不能藏人，如有動作，老遠便可看出，對頭又喜故示神奇，決不明處出面，白耽了一路心，真個冤枉，互相對看了一眼，正在又有氣又好笑，忽見了三甲，由門內匆匆走出，見面請安，笑問，方才聽說二位班頭尋我，方才回來，趕往白泉居，說二位已早走去，我後悔今朝不該出門，以致失迎，又防趙大爺，尋我有事，恐孩子們，沒聽清楚，正想親往白泉居打聽，不料二位班頭，已到門外，真個高興，我已命家裏，殺了兩隻肥鷄，還有白泉居的好酒，想留二位老班頭，吃頓粗酒粗飯，我知二位，已在白泉居吃飽，鄉下人沒有什麼好東西孝敬你老，今年年景又壞，好在趙大爺，最體惜我，請二位班頭賞光，包荒一點，略表我小老兒的敬意吧，畢貴方在暗笑，這老頭子真嚙嚙，賓主三人都立寒風之中，有話不會屋裏說去，偏要在外絮聒，趙三元也覺了三甲，恭敬太過，到底年老糊塗，比起往年，還要話多，正想開口，忽聽裏面喊道，爺爺，你和那位大爺老爹們說話呢，怎不請到屋裏來，外面風大，有多冷呢，三甲忙答，小老兒真個該死，許久不見趙大爺，難得貴人光降，祇願喜歡，還忘了

請貴客到裏面去，說罷，連連請安作揖陪不是，請客走進，一面高呼家人，快拿茶水，三元知道鄉農寒苦，尤其當年災荒之後，遇此大雪，就說天氣太冷，三甲平日勤儉，免於凍餓，至多燒個熱炕取暖，如何會有茶吃，分明又和那鷄一樣，知道自己，還要尋他催租，胆小害怕，由白泉居，勻對賒欠而來，打算以禮當先，把自己奉承個够，然後鼻涕眼淚一起下，全家苦苦哀求，想借荒年爲由，把岳家所撥租糧，欠到年後，算起來，還是他得便宜，暗中笑罵，這老兒雖然出了名的本份老實，胆子又小，一向不敢欠租，就欠也不甚多，但他全家勤儉，會過日子，能耐勞苦，多麼荒年，也能勉強渡過，想是接連兩次災荒，多少有點爲難，知我公門中人，不是好惹，特意想此一條苦肉計，打算減免賒欠，過年再說，所以逼得他在門外寒風中，要了許多身段，可見多麼老實的鄉下人，到了收租時節，決不捨得把他辛辛苦苦收割來的糧食，讓慷慨，忍痛交出，但有一分借口，決不放鬆，總有許多話說，多麼老實的人，也會逼得他說出許多廢話，其實，我是內行，早就給你估了價，任你千言萬語，我有一定之規，平日對你寬厚，那是先緊後鬆，早就算好這本帳，恰到好處，算計你收多少，要多少，因你田多，家中不分男女老少，全都下地，勤儉不怕勞苦，出息比別人，要多個一半倍，剩個三成兩成，也是够你吃的，變得假裝中間人，收完租，再賣好，再將積年舊欠，算在一起，永遠你是

一個債務，任其積少成多。我表面還不要利息，祇是不能辭免。老叫你担着一份心事，不到豐收，決不追逼，遇到好的年景，再來要他盡量歸還，一面取回舊欠，每年都要叫你承上一兩次大人情，租糧並沒少收，爲了手法高明，照例是打一巴掌揉一揉，這老傢伙，非但不恨，反到感激，以爲我好說話，今天祇要留到晚來，吃完酒飯，一哭一求，照今年的年景，便可一粒不交，明年再說，其實，那叫白費心思，這類羊毛出在羊身上的主意，到我大爺面前，決使不開，吃歸吃，事歸事，我要真好說話，我是孫子，你就真個窮苦決不能沒有一點積蓄，多少也要收上一點，想要全欠，那是作夢，表面且不说破，辦案要緊，樂得假裝好人，嘻哈上一陣，打聽完了公事，再行開口，心正尋思，人已走進，丁家人多，雖是一所自建的土房，因其全家勤儉，均耐勞苦，老頭子苦了一世，熬得樣樣都有精明打算，那所土房，建得也極特別，離開所種的田地頗遠，祇爲了三甲，從小便在患難窮苦之中長大，雖沒過上一天舒服日子，但其天性忠厚，胆小知足，覺着苦了數十年，始終種着財主人家的土地，沒有絲毫產業，憑着自己，白手成家，非但娶了老婆，並還兒孫滿堂，祇管房無一間，地無一隴，在全家日夜勤勞，多做副業之下，居然也能捱到今天，全家團聚，無論多麼災荒的年景，日子雖然極苦，不像人家那樣妻離子散，兒啼女號，已是幸事，田地沒有拚到手，到底多了一堆人，好好歹

歹還有一大堆的破舊東西，也知足了，這年想起近年人多，怎麼出力辛苦，想要積蓄點錢，總辦不到，全家老少，起早摸黑，通沒一個休息，照理應該有點積蓄，反到越過越苦，心中納悶，想不出個道理，最後挖空心思打主意，想起東家，在村口有半畝空地，昔年原以賤價買來，丟在那裏沒人管，荒着也是荒着，自己却有許多用處，兩次託人，最後還是趙三元做主答應，先還不要地租，說好幾時要用，幾時歸還，不許絲毫借口，才得勉強借到手內，情願全家多吃點苦，走點遠路，把相隔里許的原住土房平掉，多開出一片稻田，和東家說好，就這個也不白種，不過少出一點，另一面借着朝山季節，叫家中不能下地的婦孺，紡織之外，忙裏抽空，趕製出些土蔴，和香客遊人應用之物，賣點錢來貼補，雖然那片稻田，不消兩年，還是和別的田一樣，非但租糧不能少交，反添許多麻煩，自己祇爭了幾句，差一點東家把田收去，連苦飯都吃不成，幸而趙三元，來打圓場，才得保住，因為朝山人多，着實多出一份收入，否則，在東家每年加租，花樣百出之下，單靠原種的那三數十畝肥田，決不夠用，因其上來精細，有八寸寸地，都不捨得虛耗，這座小房，蓋得實在特別，人家屋內土坑，爲了婦女，便於女紅，十九靠窗，他却朝裏，各屋土坑，全都相連，內裏打通，祇消一兩個小瓦鉢的火，所有土坑，全是熱的，他還有個名堂，叫做六合春，隔壁教書先生，曾爲此言，還誇獎過他

的風雅，這還不奇，最奇是，所有土房，一律向外開門，小得和鴿子籠一樣，因其坐南朝北，後面向陽之處，却倒開着一大間，本是全家紡織，帶做副業之所，靠着內壁，也有一條長坑，火道與其他三面小屋通連，並可隨意封閉，一到隆冬時節，人們日裏全都聚在這間敞屋之內，將上半年收集來的竹枝細草取出，編紮各種香客遊人喜愛的玩具，如風車竹籃草花之類，爲了便於作工，別的小屋，均極簡陋，這當中一大間，前面一排，通體都是自家所製木格紙窗，又長又大，窗台離地，祇得尺許，以便太陽好時，可以坐在上面晒太陽取暖，連帶作工，沒有太陽時節，裏面也是，一片雪亮，雖是泥土建成，非但打掃乾淨，沒有絲毫塵土，並用各種細草編成的窗簾炕墊之類，鋪在上面，端的又樸素，又好看，別有一種淡雅風味，丁家的人，祇知作工，耐勞喜潔，認定想多做工積錢，地方起居，非好不可，無錢置辦，便就這雙粗手，和田野裏的出產，多出勞力，一面將他變換貨物，去換錢米，一面用來謀取做工的方便，這些地方，老頭子決不吝惜人力，常對人說，非要這樣，才好做事，如其房頂漏雨，牆壁透風，沒有一點光亮，夏天熱汗四流，冬天手凍腳僵，休說不能多做，好的東西，也做不出來，這些虛耗掉的人力，也是我們的本錢，果然日子一久，生出效用，誰都說他聰明，學樣的人甚多，連草墊也被傳揚出去，家家仿製，成了遊山人的常買之物，濟南府的窮人，比較別人稍爲好

過，便由於名勝之地，副業較多的原故，可是經過接連兩次災荒，一場大雪，仍是叫苦連天，中秋節前，趙三元路過當地，還曾進去過一次，看出他全家眉頭緊鎖，業已露出爲難神氣，斷定大雪之後，必更窮苦。想收欠租，多半沒有，便這兩隻肥鷄，也是養來一面下蛋，一面準備款待田主家來人，和自己萬一來此，討好之用，此外大概至多爲了客來，把坑燒熱，別無所有，先聽有茶，心已微動，這還當是憑着情面，賒欠酒來，走過當中堂廡，還不甚顯，及至由穿堂小門，走到後面大間倒坐的北房之內，暗中吃了一驚，斷定對方，有了奇遇，否則，不會如此，原來這間用來做工，兼作待客的北房，竟是盆火熊熊，滿室生春，非但紙窗蘆壁，打掃得乾乾淨淨，旁邊還添了兩具新的紡車，和一架織布的機子，上半年所養兩條肥豬，業已老早醃起，沿房簷還吊着一排風的山鷄鹿腿之類，祇丁三甲一人，一向不捨穿新，仍是一身舊裝束，餘者雖是舊衣翻新，祇眼前見到的幾個丁家子女，和老婆媳婦，沒一個不是笑容滿面，所穿衣服，也均添有一層厚棉，紡車機子上面，還附有棉線，布也織了一半，好似家中婦女，正在紡織，聽見人來，方始停止，除兩個年輕婦女，早就避開而外，餘均同聲叫應，請安問好，再看火鉢，也是新製頂下，旁邊座着一把缺了嘴的大瓦壺，直冒熱氣，鼻端還聞到一股酒香，因丁家房子集中，一面臨街，居中兩面，和後屋前的空地，早已闢作菜畦，種着山東特

有的大白菜，沒有大井，所有房屋，祇這一間倒坐北房最大，平日紡織編紮，以及飲食漿洗，燒火煮飯，都在這間屋內，紡車對面的屋角，便是爐灶，這時，丁妻鷄早殺好，連肉一大鍋，剛剛燒開水，放將下去，另外還忙着準備別的酒菜。比起那一年來收租，都要豐富得多，二捕心明眼亮，一看便知丁三甲，非但知道翼人影無雙的來踪去跡，並還得過他的大量周濟，否則，便是尋常好年景，像他這樣勤儉本分人家，也拿不出，何況他剛到家不久，急切間，決辦不到這許多東西，也必無此財力，至多把家養的鷄，殺上兩隻，客人一走，說起便要心痛，那有這等豐富周到，便因年景不好，防備田主催租，有上一點積蓄，也必憂窮嘆苦，不會全家這樣高興，想了想，便對看了一眼，三元更是老謀深算，決計把進門時，附帶催租這一點一點的原意改變，先放他一步，過後再說，等到坐定，三甲親自捧了熱茶端上，三元笑道，老丁，我們原是無心路過，想起許久不見，就便看望，像今年這樣年景，誰都知道，我既不催租，又不討債，祇管放心，你這大年紀，引了全家老小，辛辛苦苦，忙了一年，像這年月，恐怕連吃穿都爲難，如何這樣破費，叫我弟兄，太不安了，衙門還有公事，忙着回去，多半還不能久停呢，方才又在前村吃過，天早過午，離黑雖然還早，也許不能領你的情，豈不冤枉，莫非又和那年一樣，吃不成，還叫我們，帶着走麼，快叫他們，不要養了，三甲送茶之

後，一屁股坐在炕前小木凳上，先似有話不敢說，吞吞吐吐，在喉嚨裏哼了兩句，沒有出口，二捕看出有事，更生驚疑，同聲笑說，老丁，有話快說，我們向來濟困扶危，慷慨大方，最喜幫人的忙，你如有事相煩，決無推托，不要這樣胆小吞吐，叫我難過，三甲又咳了一聲嗽，吐了一口痰，方始紅脹着一個滿佈縐紋的老臉，陪笑說道，二位班頭老爺，不，趙老大爺，請聽我說，本來今年，真叫爲難，上次遇見你老，還會說過，不，小老兒真個年老糊塗，我說的不是這個話，我是說，蒙你老大爺好意，今天貴人光降，果然不是來催租糧，也不是討還舊債，我真感激你老的好處，不過，一個人要有良心，這筆租糧，雖已答應緩些日子，但你岳老太爺，正等錢用的時候，真個沒有，那是沒法，既然有了，理應把我的租糧交上，叫他老人家，也少爲一難，因恐你老人家，拿起來不方便，特意把糧食賣掉，照市上價錢加一的舊規矩，連發財穀，也打出來，換成銀子，我全家種了三十一畝四分多田，照市價合下來，單這一季，我照舊例加上那筆舊欠，總算在內，共是一百一十七兩六錢八分，連田邊的出息，都在內了，請老大爺勞駕，代小老兒帶去吧，這樣方便得多，省得往他糧倉裏送，要借大車拉去，還要耽擱兩天人工，一個不巧，又不够數，連找補帶說好話，又要跑上十來趟，才能算完，好在今年年景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三甲說到這裏，又停了口，丁家種這三十多畝田，雖分在三元夫妻

名下，因他岳父伍明，是個訟棍出身，比三元大不了幾歲，特意將一個老姑娘，嫁與三元做填房，以便勾結官事，於中取利，惟恐三元，老奸巨猾，有色無財，打他不動，又把自己田地，挑好的暗中撥了兩處，作爲女兒陪嫁，三元雖是人財兩得，一體全收，但是另有一種算計，田契祇管交割，表面上却算那田，仍是伍家所有，連收來的糧食，也由伍家糧倉，代爲保存，年景如好，便算伍家撥借他用，否則，自己便作中間人，照樣把租糧逼去，還做好人，先聽三甲，答話吞吐，料定有事，正將畢貴攔住，細心查聽，忽見對方，越說越起勁，明是荒年，竟照上好年景交納，連去年和上半年的欠租，也不等開口，自行奉上，交的又是銀子，暗忖，照着對頭行徑，祇有激動佃戶，與田主作對，決無好意，三甲受他周濟，不在話下，如何還代交租還糧，真要 and 別的黑道中朋友一樣，打算表示好意，借此送禮打招呼，今早幾次相遇，也不會那樣舉動，心方不解，畢貴已忍不住問道，老丁，你要明白，自來官法如爐，誰也曉得利害，像今年這等災荒，人都難過，種田人誰也無法交租，乃是實情，休說財主人家，不像往年那樣追逼，便我們弟兄，出來催徵，也是虛張聲勢，誰也不肯像往年那樣，做那絕子絕孫之事，我們進得門來，以爲你就平日勤儉，有點積蓄，聽你上月相見口氣，也必不甚好過，誰知你這間屋裏，連吃帶用，樣樣齊備，沒到臘月，房也掃了，肉也醃了，屋裏頭又是暖熱，又是

乾淨，雞肉酒菜一大堆，單糧食就够吃到明年夏天，尋常有錢人家，也未必有你過得好，何況今年災荒，你平日那麼本份，就說承你的情，專爲款待我們，一時之間，也辦備不齊呀，這還不說，我趙老大哥，以前代他岳老太爺收租，我也來過，十回到有八回，總嘆苦經，恨不能少個一升一角，都是好的，今天見面，並沒和你開口，上來就說，不爲催租而來，你竟會這樣慷慨，把本年欠租，全數交上，答話又是那麼吞吐可疑，我弟兄多年老公事，光棍眼裏，不揉沙子，這兩月來的事情，我們業已訪問明白，我知你是老實人，決不會做什犯法的事，不過，知情不舉，罪加一等，你也有全家老小，少時我弟兄問你的話，要是知道，你不肯說，到時，身受官刑，我們就是多年相識，也保你不爲呢，趙三元先恐對頭跟來，聽去討厭，縱一想，我和畢貴說好，他向例是做紅臉，皮氣又暴，率性由他去當惡人，也許由老傢伙口裏詐出一點虛實，便在暗中，留神查看，滿擬三甲，胆小忠厚，以前催租，稍爲嚇他兩句，便急得要落眼淚，畢貴這等恐嚇，一定驚慌胆寒，這樣一個老實人，事情不能怪他，人家又是遠接高迎，尊若上賓，和祖宗一樣看待，話還不曾說上幾句，就劈頭劈腦，嚇他一個好的，爲了辦公事，雖然沒法，到底也是多年相識，如用別的方法探詢，一樣可以問出，何必這樣急三槍，上來先是一個下馬威，當着他的妻兒老小，豈不難堪，方覺畢貴做法，還是太差，及至留神一

看，丁三甲直似換了個人，始終睜着一雙老眼，望着畢貴，神色不變，連開頭吞吐，都似平日忠厚，不願當面犯上，有點不好意思，畢貴這一問，已早料到，並非真因怕事情景，越知有因，忙使眼色，止住畢貴，故意笑道，畢二弟就是這等心直口快，我和老丁，多年交情，大小也幫過他好幾次忙，如果知道什麼，由我來問，他還能够幫着外人隱瞞麼，我弟兄又非真聽官話，對這位朋友，有什麼惡意，不過想見心切而已，你偏故意嚇他，一個不巧，被這位朋友知道，一生誤會，更是見不成功，這是何苦，老丁，你不要怕，他是想見一個人，講教兩句話，急得他胡說八道，使出這類激將之法，不要上他的當，都有我呢，就是有什官司牽連，憑我弟兄，還不是一句話，就完事麼，你聽我說，包你沒錯，你祖宗墳墓，全家老小在此，還敢抗官嗎，你也喝碗熱茶，我們再談吧，三甲始終若無其事，聽完，方要回答，三甲的小兒子，名叫丁虎，本在一旁劈柴，聞聲走過，立在乃父身側，彷彿冷笑了一聲，忽然接口說道，老大爺問的什麼，俺都知道，俺爹年老，說不明白，胆子又小，情面又重，說得驢唇不對馬嘴，沒的叫二位老大爺生氣，由俺丁虎，代俺爹說吧，三元知道這小夥子，血氣方剛，每次催租，都有不快表示，老說乃父這一輩子，爲他人忙，苦得冤枉，富有山東人口直心快的剛強之性，容易受激，方才又聽在旁冷笑，分明這一家人，和白泉居所見衆苦人一樣，受了對頭好

處，聽了蠱惑，業已生出反抗之念，暗罵、雜種休狂，就是對頭利害，跌他不倒，終有走時，早晚叫你們吃不了兜着走；多少包够你們受的，心中尋思，面上却不露出，故意笑道，這話不錯，你要知道什麼，祇管說出，到有好處，我們還沒有問，你怎知道什麼事呢，丁虎憨笑道，這還用說，二位老大爺去而復轉，還不是爲了余家酒館所見的人，實不相瞞，這件事情，老大爺最好聽余大叔的話，放下不管，就這樣，人家還未必肯高抬貴手呢，至於你那來意，今天一清早，我們就知道了，不過俺爹，人太老實，先不好意思見面，恐怕爲難，老早避開，後來一想，老大爺多年照顧，不見面，不是事，當你二位未到以前，又得到恩人吩咐，俺爹還是不肯，是我再三勸說，最好直言無隱，否則，躲得了今天，躲不了明天，早晚總要相見，并無用處，就這樣，俺哥還是怕事，嚇得避了出去，其實，這有什麼，我們不過受到人家周濟，能夠渡過今冬，和明年春荒，既沒有偷，又沒有搶，如說來路不明，一則人家行好，自己送來，我父子沒有向人伸手，事前不知，事後也無法送回，也不認得，再說，受他周濟的，本村人還是不少，濟南府城關內外，祇是真正窮苦，不是遊手好閒的懶漢，誰都得到周濟，受他好處的人多着呢，如要捉人問罪，休說監牢太小，便把所有衙門騰空，捉了去也裝不下，并不止我一家，要捉都捉，怕什麼呢，三元聞言，忽然鼻間聞到新煮開的雞肉香味，猛想起今早

畢貴，雖曾來過，人早走開，并未留話，說要再來，何況回時，走得甚急，途中未遇一人，剛到門口，主人便自迎出，說已殺鷄備酒，留吃晚飯，先當對方料定要來催租，不會留意，此時想起，主人平日儉省，就是斷定有客上門，這鷄也必等到見面之後，說定在此吃飯，才肯開殺，斷無先就下鍋之理，聽老兒交租銀的口氣，更有可疑，岳父近年，不大管人官事，除有三頃多地收租外，專放印子錢，還開有一家藥鋪，每日都有不少盈餘，決用不完，怎會缺錢使用，這多租銀，全是往多處算，最刻薄的地主，均不會有爭執，丁三甲由何而來，便好年景一時之間，也非容易，況此歲暮風雪的荒年，念頭一轉，忍不住哈哈大笑道，小夥子，你真爽快，是個好樣兒的，有話祇管開口，老大爺如叫你家，受上一點牽連，我不是人，丁虎便將前事一說，聽得二捕，心神皆震，也不知是急是怒，是難過，是心疼，呆在座上，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

二 迎面打來的飛刀

原來趙三元岳父，祇有一子二女，因其舞弄刀筆，坑人太多，乃子剛剛娶妻，便被仇家暗殺，剩下一個遺腹的孫子，又是殘廢，長女嫁與三元，次女嫁了一個土財主，人最怕事，決不敢爭岳家產業，三元常想，內姪是個六根不全的廢物，連話都說不清，

決非自己對手，乃妻在家時，便掌大權，所有田產，俱都明白，乃岳年老多病，已過六十，看去不過三數年的壽命，這許多財產，本來就是囊中之物，一向關心，做夢也未想到，像他這樣一個素來隱秘，暗藏春色的小財主，也會被那影無雙光顧，最可氣是，聽了虎說，下手就在前日夜裏，正是自己聽那事主老管家，說起主家鬧賊，回衙報信，不久的事，伍明那麼奸狡多謀的人，不知對頭，用什方法，竟被制得百依百隨，樣樣屈服，非但現成金銀，全被搜光，連準備過年，買年貨的銀子，也被取走，所有發印子錢的小摺子，也被燒掉，并還限在十天之內，要獻出好幾千兩銀子，作爲濟貧之用，祖額已不許再收，迫令自行出田，將所有田地，分給原做佃戶長工，和各地窮苦的人，丁家遠在月初，便嘗受到對頭救濟，因其平日勤苦，還比別人，多得了一份，但非取自伍家，直到今日，對頭命人兩次送信，方始得知，第一次僅說，二捕要來，以及乃岳伍明，受制經過，第二次竟說，伍明這樣惡人，居然回頭是岸；照他所說行事，心口如一，不會懷恨，爲此將他那日關鬼，所罰三千銀子免掉，念其無錢度歲，倉中存糧，又不許其出售，特令兩家佃戶，借交租爲名，送還他一點銀子，知道二捕要來，正好轉令帶去等情，對方分明借此示威，要他好受，想起岳家那許多財產，業已成了囊中之物，祇爲一時貪功討好，得到飛賊消息，去向本官告密，不料當夜，就給他看顏色，想起多

年盛名，不禁愧憤交加，又是胆寒，又是恨毒，見畢貴也是面容瘳厲，坐立不安，料知他平日，比自己還要招搖愛財，做了十多年班頭，表面的財產，比自己還多，既是紐扣紐絆，對頭當然不會放過，想必也在愁急憤怒，祇奇怪濟南城關內外，地方不小，就是那日夜裏，適逢其會，被對頭撞見，暗中尾隨，算他同黨，真有七個，分途行事，也決不能知道得這樣清楚，相隔老遠的地方，竟會同時下手，莫非真個神通廣大，會什分身法不成，想了一想，方覺自己，見事則迷，畢貴更是粗心，全沒想到敵暗我明，大量窮人，都受過好處，成了他的黨羽，休看了氏父子，忠厚老實，此時照樣動他不得，不是暗中示意，勉強止住，幾乎又向丁虎，發威恐嚇，真個混蛋，便自己也是見事則迷，眼放着一個事主是岳家，骨肉之親，怎麼也不能夠偏向對頭，既知此事，便該立時起身，前往打聽，還呆在這裏，和這些表面恭敬，暗中偏向敵人的老小雜種，有什說頭，剛要起立作別，忽聽來路穿堂，脚步之聲甚急，并有男女喝問，甚是紛亂，二捕心疑發生變故，畢貴更是情急，隨手將丁虎，往旁一推，手中暗握兵器，急匆匆，搶先拉開風門，便往外趕，來人也恰跑到，兩下差一點撞個滿懷，丁氏父子，還在相顧驚疑，二捕業已看清來人，乃是畢貴的內姪陳武，進門祇朝趙三元請安，叫了一聲老大伯，連主人也不及招呼，便氣急敗壞說道，昨日夜裏，家中鬧賊，把所有現銀，全數拿去，并還留刀留

東，要姑父把存在別處的銀子，放在家中，等他來拿，最氣人是，姑母竟不許我聲張，我越想越有氣，天剛一明，便往衙門尋你，恐大家知道，不好看相，打算和姑爹大伯，商量之後再定，誰知他們說是人已出門訪案，走往北關鄉下，因不知道准地方，天氣又冷，所遇熟人太少，朝人打聽，都說未見，趕了幾處村鎮，連飯都顧不得吃，一直沒有問出踪跡，飛賊留的東帖，注明今夜，必須要交他五百兩銀子，姑母十分憂急，照他本意，也祇叫我快尋姑父回去，并無報案之意，行時還說，無論如何，也將銀子帶回，才可無事，否則，凶多吉少，班房中人又說，姑爹和大伯，此行須兩三日才回，行踪無定，我正心急，肚皮又餓，無意之中，到一小飯館裏，想把肚子吃飽，再去打聽，誰知遇見一個矮子，畢貴出口忙問，那矮子什麼長相，趙三元素來陰沈，料知這位飛賊仗盜，業已公然和公門中人作對，看神氣，事情非要鬧大不可，既惜財，又惜名，正急得心都要抖，聞言瞪了他一眼，冷笑道，你等他說完再問，不是一樣，忙些什麼，畢貴知道三元，祇一冷笑，便無好意，自己鬥他不過，永遠做下手，祇得忍住，陳武接口說道，那矮子穿着一身舊土布衣服，這樣冷天，穿得那樣單薄，好像兩三件夾衣，套在一起，身上沒有一兩棉花，人却精神，衣服雖舊，洗得也極乾淨，像個外來朝山的窮香客，一個人在那裏吃餅，說早來正在吃飯，進來兩條惡狗，看着難過，賭氣走開，沒有

吃飽，也是剛剛進門，想找補一頓點心，穿得那麼窮，人却大方，要了兩整個鍋餅，有小圓桌面那麼大，自己祇吃了一小塊，就點醃菜和兩塊爐肉，多下的全送給隨後走進的四個半大的窮孩子，還向櫃上，要了兩斤滷牛肉，交他帶走，共總化了三百多文，他連酒算上，不到十文，下餘都是爲人花的，如說朝山香客，不應動那葷酒，如說隱名善士，他那搭連袋裏，共祇這三百多文，全數送了人家，又未帶什行李包袱，所穿衣服，舊得都褪了色，這時吃客不多，我無意中，向掌櫃打聽，可曾見到姑父，他先不理，臨去才和我說，你打聽那兩人，今早曾在白泉居，和對頭相見，談得頂有意思，可往那裏打聽，必能尋見，當時不曾理會，匆匆吃完，正要起身，忽然想起此人外路口音，貌相清秀，如非臉上，多了一塊紫癍，耳朵沒有針眼，聽那說話，簡直像個女子，他和姑父大伯，素昧平生，我又不曾說明裝束年貌，他怎知道，白泉居所遇，但是我尋的人，他那走路，在我們學過幾天的人眼裏，也覺異樣，這麼厚的冰雪泥污，從頭到腳，會有那麼乾淨，休說鞋幫，連鞋底上，都沒沾着一點乾雪，心中一動，忙即追出，共總幾句話的功夫，我連酒菜帳，都未開發，便趕出去，兩頭細看，竟不見他影跡，祇有兩個本地人走過，均說不會留心，沒有見到，猛想起姑母所遇飛賊，是個女音蒙面，一身黑的矮子，回憶所說，許多可疑，忙往三里河追來，到了白泉居一閱，果有此事，余掌櫃并說，姑

父大伯，剛由前村回來，現在丁家，因我不大來此，走進太急，帶有風帽，他們認不出來，爭論了兩句，好在不是外人，我看這傢伙，實在扎手，還要想個主意才好，二捕聽完，畢貴比三元更愛財，平日出外辦案子，都是三元，一人掏錢，得了好處，照樣平分，不知三元，另有打算，以爲老友大方，老讓他沾光，心計本領又差，所以平日俯首聽命，受點氣也是過後便完，想不到多少年來，費心費力，所積蓄的金銀，竟被對頭，一掃而光，最奇是，乃妻馬翠鳳，原是一個犯了案的女賊，被他設法救出，成了夫妻，本領不弱，人更潑悍，怎會受制飛賊，這樣聽話，好生不解，當時氣得手腳冰涼，因被三元止住，不便發作，忍氣細問，矮子形貌，與前見二矮，衣服身材，全都相同，連口氣神情，也差不多，面貌却不一樣，臉上祇有半巴掌大一塊紫癍，面白如玉，二目有神，非但不會吊着眼皮，如由側面看去，簡直是個二十多歲的美少年，那似前見二矮醜怪，二捕料知對頭，黨羽甚多，內中還有女扮男裝的同黨，這等行徑，分明將臉撕破，公然爲敵，事非鬧大不可，最痛心是，自己不過奉行公事，與他無仇無怨，竟會下這辣手，上來也把現成的錢財，差不多全數取走，這還是下馬威，將來如何，尙不可知，越想越恨毒，暗忖，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，既是這等欺人太甚，連我們身上的肉，也要割去，轉向窮人討好，豁出性命不要，也必與你對拚到底，心中咒罵，表面却不露出，

彼此心照，也不商量，便向主人告辭，丁氏父子，當然陪着笑臉，說了幾句挽留的話，恭恭敬敬，送將出去，二捕心中有事，現出本相，并未理睬，便同起身，丁虎掩身偷看，見三人走出不遠，陳武湊在二捕中間，低聲說了兩句，回頭看了一眼，心方一動，忽聽身後笑道，你快回去，假裝不知，祇說那兩隻雞，是爲款待他們的，沒有得吃可惜，無論何事，裝不知道，丁虎回顧，正是半月前老父上吊，被他救活送回，從此轉入佳境，爲了老父本分胆小，又恐招搖，不肯帶了全家老小，往白泉居，吃那一頓預先犒勞的酒肉，改在家中飲食，并請恩人同吃，方才又來送信，說二捕就要尋到的黑衣恩人，忙答，恩人，事情已完，這樣冷天，怎不到北屋裏去暖和一會，吃碗熱茶，話未說完，那頭帶面具，周身皮衣裹緊，形如鬼怪的異人，已接口笑道，快些回屋，不要管我，夜來自會擾你這兩隻肥鷄，轉眼就有人來，不要再往外面張望，我先到隔壁人家等候，有什事情，你也不必送信，我自會來應付，雖然不怕，你父子是本地人，也不要得罪他們，說罷，黑影一閃，已往北屋那面馳去，穿堂黑暗，看不甚清，丁虎借着關門，探頭一看，二捕業已走遠，并未回顧，陳武不知何往，以爲三人，貼着南面行走，被人家屋角擋住，路上并無其他行人，不像有事光景，但知這位翼人影無雙，料事如神，決不會差，便照所說，匆匆關好街門，回到北屋，一問家人，說方才似見窗外，黑

影一晃，這個人已不見，料知人已縱往隔壁，暗忖，這位恩人，真個奇怪，他雖口口聲聲，說他并無奇處，和常人一樣，不過戲法變得巧妙，武功較高，最重要還是他能得到許多老百姓相助，遍地都是他的幫手，聲東擊西，忽南忽北，故意顯出許多奇跡，增加他的威勢，其實，人還是人，并不會什法術，不過事情未完，不能露底，將來西洋鏡拆穿，大家祇有好笑等語，但他這身功夫，先就少有，最奇是，每次所見明是一人，祇聲音有時不同，不知怎的，竟會同時在兩個地方出現，再不，便是剛剛見他，換了一付貌相，和常人一樣出現，轉眼之間，又是那身緊貼身上的奇怪裝束，便是穿在裏面，當時脫下，也無如此快法，實在想不出個道理，問他是一是二，也不肯說，人都說他，會分身法，如穿尋常衣服，往往兩個矮子，同時出現，今早白泉居，便是兩個，但這類事，見到的人極少，也許形貌改過，混在人叢之中，看不出來，這兩個狗班頭，平日口甜心苦，我父子全家，受欺吃苦，已有多多年，不過老父，人太忠厚，無論費了多少心血，全被搜括了去，祇是自怨命苦，還不許我懷恨，以防闖禍，每次見全家辛苦勤儉所得，算計當年，可有一點積蓄，都被趙三元這老狗娘養的，先嚇後哄，全數取走，還要向人賣好，實在生氣，想不到他們，也有今日，這等大快人心，就是為此吃上兩月官司，也是值得，何況照恩人那樣說法，他決不敢，濟南府的人，都和恩人通氣，他捉得了那

許多不成，憑本領也辦不到，怕他作什，心中尋思，一面又將影無雙的話，偷偷告知家人，令其留意，一面互相談說，假裝心痛那兩隻肥鷄，平白耗費，二位班頭，并未吃到，過日再來，拿什麼待承人家的話，方想聽忍人口氣，這三個狗娘養的，許還要回來生事，我們關着門說假話，他就在街門外面偷聽，也聽不出一句，這是什麼緣故，猛瞥見紙窗外面，廊柱後，似有人影一閃，街門已然關緊，二捕回來，必要叩門，少年心性，還當是影無雙回轉，忽然想起，方才囑咐的話，心中一動，便未起立，暗罵，兔蛋還會翻牆過來不成，忽聽三甲，噫了一聲道，火盆旁邊，怎會多了一付風鏡，記得二位班頭，進來未帶風鏡，這是那裏來的，丁虎回憶前情，猛觸靈機，當時醒悟，故意將背朝外，先把嘴往門外一咧，使一眼色，接口答道，畢老班頭那位內姪少爺，看去人真精明，進門時，手上拿着風帽，神情慌張，走前，曾見他在此烘手，一定是他烤火時，忘記在此，這兩隻肥鷄，爹爹專爲養來，請這二位班頭，沒有請上，少時吃了，爹也是難過，要唸叨好幾天，聽了實在心煩，那位周濟我們的怪人，無名無姓，來去無踪，也不知他住處，又不肯和人多說話，轉眼便自飛走，更不肯吃我們的東西，否則，轉請他吃一頓，也算回他一個小人情，偏是尋他不到，要和今年夏天一樣，做成爛鷄，也好攜帶，娘把他勒碎，燉了一大鍋，湯湯水水的，無法與人送去，再說，人家正在心煩，不

知我們，和他一樣，雖得到兩次周濟，見過兩次，什麼也不曉得，末一次沒有穿那黑衣，不是臨走看出，還當是另一個人，就這樣，他那相貌打扮，也和衆人所見，無一相同，叫我父子，怎麼說法，像這樣高矮胖瘦，隨意變化，還能分身化形的怪人，如何能與爲敵，方才見爹爹爲好談說了幾句實話，二位班頭，也許還多了心，說我們幫着人家，他全不想我們本鄉本土，公門中的老爺，誰敢得罪，這位怪人英雄，無故周濟，又有那高本領，誰也感激佩服，無奈他就多待我們好，遲早不免一走，誰還沒有一點防後的心思，怎敢欺騙官人，找苦頭吃，便是這位影大爺也說，他不令我們百姓，知他來踪去跡，也是爲恐我們，受他連累之故，他如怕人，也不會那樣做法，誰一打算尋他，他就搶先尋上門去，給他顏色看了，照方才來人所說，我真替二位班頭耽心，再不敢放手，恐怕還討厭呢，說着說着，假裝有些驚覺，把頭一偏，剛問，外面是誰，一條人影，業已推門走進，正是陳武，去而復轉，丁氏父子，連忙陪笑起迎，張羅茶水，三甲並問丁虎，大門怎未關好，陳武笑答，我見天氣太冷，想要回取風鏡，恐你父子，出進費事，恰巧道旁人家竹籬，有一大缺口，又沒有人，我聽姑父說過這裏地勢，人家前面是土房，後面都是一些空地菜園，和柴草堆，極容易走，特地繞將過來，誰知風大路滑，幾乎絆倒了兩次，你們不必客套，改日再見吧，說罷，拿起風鏡要走，剛一轉身，猛覺

眼前寒光一閃，陳武從小便隨這位填房的姑母，學了一身本領，甚是自負，又倚仗畢貴班頭的勢力，橫行鄉里，凶暴非常，畢貴因三元，常時警告，屢次管教，均因後妻激悍，愛這兩個前房的內姪，非但袒護，并將陳武，和乃兄陳文，留居在家，傳授武藝，代管產業，因自身中年無子，曾有過繼之念，這兩弟兄，又頗能幹，手底來得，乃妻再一縱容，越發胆大，當早依了畢妻馬翠鳳，本想敵人利害，不是對手，後經密計，雖祇命他，暗中報信，并還囑咐，不要張揚，陳武却是心粗氣壯，覺着二捕，名震山東，決不吃這一套，飛賊欺人太甚，這等胆大妄爲，從來所無，越想越恨，那知什麼利害輕重，抱着一身勇氣，冒失尋來，因二捕不會述說經過，雖聽畢妻警告，見人以後，心胆立壯，仍不知道利害，人又奸狡，走前看出主人全家，聽說自己失盜，若無其事，再一想起白泉居余富所說的一點勸告，和二捕走前口氣，心想，他們出來訪案，怎會來到丁家，知道二捕，心思不會白用，當時賣弄鬼聰明，借裝烤火，暗將風鏡留下，打算去而復轉，借題窺探，故意逞能，照平日所聞訪案之法，着一閒棋，并拿不准，到了路上，四顧無人，朝二捕悄悄一說，不料正合心意，畢貴更是遷怒丁氏父子，恨不能由他身上，尋出線索，趙三元更因失財心痛，見畢貴也遭損失，同病相憐，有點沈不住氣，又覺陳武，無名小卒，丟人無妨，萬一因此一來，窺破隱秘，豈非快事，何況客還未到，

主人先就殺鷄備酒，開門迎出，說話神情，全都可疑，對頭多一半和主人串通，隱在暗處，此舉出其不意，就被說破，也有理說，對方這高本領，決不至與一無名後生爲難，越想越對心思，暗中留意，街上冷清清的，祇有三個土人，拱肩縮背，帶着一身寒相，頭也不抬，往回急趕，業已回到各人家裏，無論如何，不會被人聽去，忙低聲指示機宜，故意貼着南牆急走，却令陳武，由人家竹籬內縱進，繞往丁家房後窺探，陳武年輕好勝，開頭十分得意，又知人都畏寒，守在屋內，房後一帶，都是積雪鋪滿的荒地，和蓋着蘆簾的白菜地，連過三四家人的後園，均未見人，心想，趙老頭真個心多，硬說這裏窮人，都是賊黨，最好不要被人看破，如其遇人，還要照他所說回答，這前後二十多家園地，都被冰雪佈滿，那有絲毫人影，正在邊想邊照趙三元所說，貼着沿途草堆豬圈，輕悄悄掩將過去，忽聽身後，有人說話，偏頭側顧，乃是一個老婆子，背朝自己，正在罵豬罵狗，并未被其看見，相隔也遠，心正好笑，猛覺脚底一絆，一個立足不穩，連衝撲出去一兩丈，再一收不住勢，就此滑跌了一交，起身一看，罵豬的老婆子，業已回屋，相隔六七家，還有一個老漢，取出柴草，也剛走回，細一查看，原來所過之處，是片斜坡，脚底一根粗橫枝，半段凍埋冰雪之中，半段露在外面，方才聞聲回顧，分了心神，走得太急了些，脚底又滑，絆了一下連那樹枝，也被踢飛，洒了一地乾雪，不是

身強力壯，學會武功，人非受傷不可，就這樣，一隻皮手套，也被擦破，方在暗罵，這老乞婆該死，好端端罵什豬狗，害小爺跌了一交，不是趙老頭，再三囑咐，不揍你一頓才怪，真他奶奶的叫人生氣，那知念頭，還未走完，腳底又絆了一下，總算看出冰雪太滑，沒有跌倒，一看又是一根樹枝，身旁恰是一座草堆，心中生疑，和捉迷藏一般，兩面張望了兩次，那有人影，斷定自不小心，這一來，加了仔細，前途祇剩五六家，便是丁家後屋，隔壁也有一人，剛剛轉身，這三起人，均未發現自己，一路留心，轉眼趕到，總算不會再跌，側身貼着廊柱，隔着紙窗，朝裏偷聽，一面輕輕整理衣服，方覺室中，笑語談論，毫無可疑，所說也近情理，白來一趟，還跌了兩交，心中失望，不知怎的，被主人看破，祇等就勢推門走進，沒想到剛要走出，敵人便顯顏色，休說陳武，便是久經大敵的二捕，驟出不意，也避不開，剛啜的一聲驚呼，蒲刺一响，頭上皮風帽，已被敵人，暗器打中，同時覺着面前癢癢蘇蘇有一條白影飄動，當時嚇得往後倒退，取下一看，乃是一把小尖刀，刀柄上附着三指來寬一張紙條，側顧丁虎，口角間好似帶有一絲笑容，表面却在假裝驚惶，自覺丟人，驚魂乍定，怒火重又上撞，一聲大喝，回手拔出身邊暗藏的鐵尺，便往外追，耳聽丁氏父子，連聲急呼，這是影無雙，快些請回，不要惹他，丁三甲更嚇得顛聲哀告，請俠客爺憐念，不要累他受害，話還不曾聽清，目光

到處，門外冰雪地上，空蕩蕩的，那有敵人影子，方想，此刀迎面飛來，敵人必在對面，忽聽呼的一聲，眼前一暗，一股急風，帶着一片墨雲，由方才立處房頂上，突然飛起，掠頂而過，上下相去，不滿一丈，過時，并有大蓬碎雪殘冰，當頭打下，所帶皮風帽，已連刀攢落，吃那碎冰，打得頭臉生疼，殘雪洒在頭頸裏面，見熱化水，順背脊骨流下，再吃冷風一吹，裏外冰涼，驟出不意，又嚇了一大跳，那片墨雲，業朝前面暗雲之中，斜飛上去，這才看出那是從未見過的鵬形怪鳥，丁氏全家老少，又在後面，同聲急喊，料知利害，不是玩的，少年好勝，又不知鳥便是敵人變化，還想怒罵，後經丁氏父子，搶出勸說，問明對頭，能變大鳥飛騰，越發心驚，忍着氣憤，回到屋中，取過紙條一看，上面都是警告之言，并有與二捕前途相見的話，帽子齊頭頂，穿破一洞，頭髮刺斷了一大綑，稍差一點，休想活命，刀之鋒利，和敵人手法之準，簡直少見，因紙條上，附有此刀好好保存，還要親自取回之言，又驚又急，料知前途，有事發生，越想心越寒，惟恐落單，苦吃更大，冬日天短，黃昏已近，自己孤身一人，趙老頭那樣自負的人，聽他口氣，那麼胆怯，可知不是易與，還是趕緊追上他兩個，人多壯胆，免得受人暗算，丟了人還無處伸冤，便向丁氏父子恐嚇，說，此是要犯，方才的事，不許聲張，丁虎見他，剛嚐到滋味，又在狐假虎威，倚勢欺人，不禁有氣，正想開口，忽聽門外，

哈哈笑罵，小狗不要臉，陳武到底年輕，當着外人，面子掛不住，二次怒吼，開門縱出，手中鐵尺，剛剛一揚，還未發話，彷彿瞥見一條小黑影，由頭上往身後房頂飛過，未及回顧，又是一股急風，自空飛墮，來勢更猛，目光到處，剛瞥見一團黑影，帶着兩團金星，星丸飛瀉，當頭射到，暗道不好，心中一慌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道轉眼之間，那東西業已到了頭上，相去數尺，想要閃避，業已無及，就這眼前一黑，手中微震，頭上好似被什東西，刁了一下，那股急風，已從頭上飄過，隨同黑影，盤空直上，不由驚魂皆顫，剛嚇得喊了一聲饒命，待往門內逃進，丁氏父子，業已驚呼趕出，向空跪拜求饒，這才看出，正是那隻金眼大黑鵬，去而復轉，連鐵尺和皮帽，全被抓走，呆了一呆，自覺無趣，祇得把脚一頓，咬牙切齒，一言不發，轉身就走，因覺先兩次，滑跌可疑，不敢再走後面，匆匆出門，朝前趕去，丁氏父子，見他狼狽奔馳，想起方才可恨情形，自在背後，互相笑罵不提，趙舉二捕，本在前面聽信，借故就延，走并不快，一會便被陳武追上，二捕見他，光着個頭，一頂新皮帽也丟掉，料知吃了苦頭，問知前情，越發心驚，祇得仍說着昧心的話，脚底加急，先往西關畢家趕去，剛進二門，便見門框上，插着一柄鐵尺，上面挑着一頂皮帽，連忙取下，面面相覷，誰也無話可說，雙方雖是通家之好，爲了當日，變出非常，恐主人夫婦，有什私話。畢陳二人，趕往內

室，趙三元不會跟進，畢家用人，送茶走後，暗忖，這樣神出鬼沒的人，不先想法，將他擋住，非但棋低一着，步步皆輸，并且隨時隨地，都要吃他苦頭，看神氣，影無雙便未尾隨來此，也有同黨跟來，這裏離岳父家中甚近，畢氏夫妻，還在內室爭論，也未讓客同進，必有難言之隱，彼此都是糟心時候，留在這裏，也沒多少益處，反到礙事，不如暗向敵人，打一招呼，先往岳家，探詢經過，少時見面，再作商計，念頭一轉，走到階前，雙手一拱，朝上喝道，朋友，追人不上一百步，我們素無仇怨，就說對你，有什麼念頭，也是奉命差遣，概不由己，何況我們，并未和你爲難，實是仰慕心切，想見一面，你偏多心，我也無法，如蒙見諒，各不相犯，我們自己設法，交待公事，這要逼人太甚，像你這樣俠義英雄，決與尋常鼠竊狗偷不同，率性明張旗鼓，分個高下，我們不行，還有至親好友率性定日當面領教，好歹叫我們，落個心服口服，祇不要邪魔鬼道，無論多麼吃虧，均無話說，要似閣下這樣，神出鬼沒，一味暗算，連人家的親戚內眷，你也光降示威，似乎不是英雄所爲，能夠兩罷干戈最好，否則，請你給我半個月的限期，由我請出朋友，各憑真實本領，一分高下，我如得勝，自請閣下到案，憑着江湖義氣，也必盡心照應，我們如其打敗，立時甘拜下風，從此不再吃這碗公門飯，那怕身受官刑，也不提閣下一字，你看如何，畢貴雖是公家差役，住房不大，也有前後兩個院

落，陳設富麗，差一點的鄉下土財主，都沒有他考究，并還用了兩個丫環，和三個夥計，回得家來，照樣也是一樣官家氣派不知道的人，決不知他是個差人頭子，趙三元剛把話說完，忽聽身後脚步之聲，回頭一看，正是畢氏夫妻，神情驚惶，料知沒有好事，未及動問，畢妻馬翠鳳，已急呼大哥，我們最好認輸，不要說了，方才你二弟，也曾和我爭論，他那樣善財難捨，也都被我說動，準備日內，便要設法，向本官告退，不吃這碗公門飯，錢財失去不相干，留得青山，才有柴燒，老大哥千萬想開一點，實不相瞞，你弟妹從小便在江湖上鬼混，自家本領，雖然有限，什麼樣人，沒有見過，像這樣劍俠中人，還是第一次遇到，我們再加一百倍，也不是他對手，再說，人家所作所爲，也真令人佩服，本領如此高強，又精劍術，昨夜來時，我先不服，還未真個動手，我用那一對兵器，也是純鋼打就，竟被折爲兩段，別的就不用說了，後來，我看出他，是個女子，再三認錯說好話，并探詢他的來歷，才知他是昔年名震西北的大俠，天山鷹門下女弟子，年才二十出頭，他師父我雖不會見過，我父母師長，還有十來位本領高強的老前輩，全都吃過他的苦頭，多半因他，洗手改行，一提起來，便自心寒，并還沒人背後敢說一個不字，最奇是，他出來一向蒙面，緊身黑衣，和他這位徒弟打扮一樣，祇多了一口寶劍，休說真名真姓，和本來面目，因其精通各地方言，善於變易形貌，至今無人知

他是男是女，昨日這位，頭一次房上發話是男音，下來口音忽變，不是細心查聽，照樣拿他不定，天山鷹的奇跡，雖在二三十年以前，你二弟不大清楚，老大哥多少終該知道，這類劍俠異人，誰還能是對手，最好低頭服輸，你哥兒倆，趕緊設法告退，求他原諒；你兩弟兄，都是世家子弟，從小好武，家道貧苦，不得已吃這碗公門飯，就有人受冤枉，也是本官不爲作主，與你二人無闕，平日祇有照應犯人，這些事一問卽知，念在你兩兄弟財來不易，人也快老，請他留下後半世的粗茶淡飯，和改做生意的不錢，自然求之不得，他如不肯高抬貴手，也是無法，千萬記住你弟妹的話，休說作對，便方才那樣說法，也萬來不得了，三元深知馬翠鳳，人雖潑悍凶妬，性最機警，出身綠林，本領頗高，人又聰明，能寫會算，平日向不吃虧，今日竟會說出這樣喪氣話來，分明心胆已寒；看準身家性命，都在對頭手裏，簡直無力與抗，才會這樣恭順，同時，想起陳玉庭所說，昔年天山鷹的威名，人如尚在，更無敵手，是否能夠變化飛騰，還拿不準。正有點心慌氣餒，覺着這潑婦，模樣來得，心高氣壯，向來死不低頭的人，怎會這樣胆小，非但服輸，連最貴這碗公門飯，都不許其再吃，是何原故，猛瞥見翠鳳把手微揚，定睛一看，上寫以退爲進，越軟越好，有人可尋，心急必敗，十六個小字，似防對頭看破，先未露出，乘着自己對他注意，將背朝外，并在墨貴陳武，并立遮掩之下，手才微伸，

祇看到一眼，便即收去，口中的話，始終未斷，做得十分自然，并把天山鷹，恭維得和神仙一樣，父母和好幾位師長前輩，都是有名人物，全因此人，改邪歸正，昨夜來的這位影無雙，恐還會有分身之法，如何能敵，說着，說着，二次又將左手微揚，上寫，敵人至少兩個，飛騰變化，都是假的，本領極高，我們非其敵手，三元會意，假裝胆怯，垂頭喪氣，聽對方警告了一陣，裝着心疼岳家所失錢財，欲罷不能之勢，忽又把腳一頓，嘆口氣道，想不到我弟兄，多年英名，一旦喪盡，前年告退也好，都是你嫂子，沒有弟妹明白，再三攔勸，才有今日，實不相瞞，岳父家財，原定分我一半，我自家積蓄不多，平日所得，都交了朋友，方才得信，真想和他拚命，弟妹那麼傲性的人，尚且如此，我還有什說的，不過，濟南城關內外，大小富戶甚多，我們這幾家，決數不上，這位女俠的下馬威，實在狠了一點，我弟兄雖然當官應役，平日的口糧，莫說妻兒老小，連自己都養不活，全仗上下兩忙，分點陋規，雖然首縣事多，分點鋪堂費，也不夠我二人交朋友的，全靠鋪戶人家，每月常例，和遇到大案子，本官手寬，以及事主人家的賞號，還有別的府縣，出了人命盜案，來借趙雲，也有一點油水，另外便是相識的商家多，挑那有利的事，拜託他們，加上一股半股，這類事，雖是有賺無賠，算明照應，到底還要心明眼亮，知道行情，有利無利，最要緊的，是人緣好，手眼寬，才吃得開，否則，這類

沒本錢的買賣，賺了自然分紅，決不能賠了不出，還要拿人家的，斷無此理，商人何等勢利精明，你如吃他不透，休說給你代本經商，抽他紅股，平日沒有交往情面，他們得理不讓人，我們好處得不到，被他告發，還要吃官司呢，這位女俠，如肯高抬貴手，念在我們，來之不易，這玩笑業已開夠，不要認真，我弟兄真個永遠念他好處，如今我已甘拜下風，我岳父也是一個精明人，他吃了虧，不與我送信，必有原因，方才丁三甲，又叫我帶這百幾十兩銀子與他，分明又是這位女俠影無雙，暗中支使，你夫妻先談上一會，反正日久見人心，我二人必照弟妹所說，設法辭差，免得招恨，我到岳父家中，看一看去，好在不與爲敵，當不致於再吃苦頭，我們率性，明日吃完午飯，想好話頭，再回衙門，先敷衍了本官，想法子告退吧，畢貴先進門時，雖然怕極這位悍妻，平日百依百隨，到底心痛錢財過甚，馬翠鳳再一故意做作，兩夫妻先爭吵了一陣，一個定要拚命，一個固執不許，裝得活靈活現，畢貴也是老公事，人頗機警，因乃妻雖然苦勸，并未真個怒罵吵鬧，已覺有異，末了，翠鳳剛將事先準備好的紙條，借着點火，微微露了一下，畢貴剛剛醒悟，照着所說，正在裝腔，便聽三元發話，連忙就勢進去，當日天氣陰沉，雖還未黑，光景頗暗，馬翠鳳比畢貴，還要凶狡，借着昨夜一談，穩住對頭，本沒安什好心，後聽畢陳二人回來一說經過，料定對頭，業已跟來，故意爭吵，暗中留

意，出時，業已瞥見屋簷角上，伏着一條小黑影，裝不看見，仍和畢貴，趕將出去，也不讓客，去往上房，祇在二門過道台階上面，假裝警告，苦口勸說，暗中乘機將事前想好，寫在手心上面的字跡，略為現出，估計三元看完，立時收去，三元何等精細，說完前言，見無回音，也不知敵人，是何心意，匆匆作別，便要起身，翠鳳重又故意叮嚀，勸其不可冒失，務要忍痛服輸，才有好處，否則，無益有害，三元走到路上，暗忖，這刁馬婆真個機靈，昨夜不知吃了什麼，嚇得這個樣子，前聽畢貴說他父母，均是綠林中，有名人物，後為仇人所殺，方始散夥，剩他一人，流落在外，仗着家傳，做了飛賊，因其生得妖淫，結交的人甚多，北五省一些有名劇賊，都有來往，不是因為彼時畢貴，血氣方剛，他也將近三十，想起終身大事，沒有着落，再加上一場刀殺事主的強盜官司，將他打怕，全仗畢貴，殷勤照應，百計解救，才得脫身，因感救命之恩，嫁與畢貴，先還恐其野性難馴，要被外人知道，差人誘奸犯婦，一經告發，也是不了，誰知這婆娘，真個能幹，非但畢貴，被他管得服服貼貼，不消數年，便將家業創起，對於親戚朋友，更有外場面，人多說他賢惠，除却有限幾人，誰也不知他是個有名女賊，平日掩飾更巧，彷彿人甚嬌柔和善，稍為重一點的東西，都拿不起，其實，本領高強，更打得一手好鏢，和有名的丁香飛針，凶悍已極，遇到大案，人少時節，還要請他，暗中相助，

四年前由河南路過當地，爲了盤纏用盡，殺人劫財的山西大盜閻小川，和兩個有本領的同黨，薛春玉，金三子，便跌翻在他手內，未了擒金三子時，並用的是美人計，他祇將贓物，暗中盜去，由自己去請功，始終不曾出面，看神氣，綠林中人，恐還不斷來往，所說尋人的話，必有深意，好在畢貴，是死烏龜，祇要錢來得多，就有什麼可疑形跡，也不敢管，近日風聞，他和前房兩個內姪，便不清楚，陳文是他最親信的人，今日竟未見面，必有原因，還有一件，這婆娘雖然會寫會算，字並寫得不好，陳文却寫得一手好小楷，就算婆娘會寫，也不能雙手左右開弓，寫得那麼清楚勻淨，這裏面必有文章，我和畢貴，雖是紐扣紐絆，焦不離孟，孟不離焦的老搭擋，但是事情鬧得這大，這婆娘的心又凶，無論何時，照例先搶實惠，得到利益，再代畢貴爭名，那年搶盜，不是自己樣留心，畢貴做了多年副手，還有一點不好意思，幾乎沒被搶了先去，他如今成了兩面討好，於中取利，陳文不在，十九借故出外，約請幫手，我却蒙在鼓裏，這婆娘的心計，比我還要周密，不看準事情，決不下手，下起手來，又陰又毒，莫要被他暗中關鬼，把人約來，冷不防將敵人擒去報功，自己落上一個人財兩失，名利全空，眼看人家，陞官發財，人丟到底，還不能說個不字，豈不冤枉。心正尋思，忽見一個油頭粉面，裝束華麗的狐裘少年，從容走來，正是陳文，不等開口，先陪着一張笑臉，搶前請

安，喊了一聲老大伯，三元知他，平日提籠架鳥，游手好閒，本是一個破落戶的子弟，吃這位續弦姑母一寵，留在家中居住，並代管理所營店舖田產，錢來方便，越發染上執袴惡習，上輩是書香人家，會耍一點筆頭，玩弄兩手拳棒刀槍。走將出去，不知底的人，都當他是大家公子，表面不惹事，見了誰都是一團和氣，實則，又陰又壞，這等神態從容，若無其事，明是裝騷，心中有氣，爲想探詢對方用意，便把他拉在一旁，剛低聲問了兩句，陳文先說，由外新回，不知家中，發生何事，後來三元說出，我也因你姑母警告，甘拜下風，這才做張做智，裝出一臉驚惶之容，力言，這位女俠，利害已極，姑母和我，自知不能與抗，再說，人家也真高明，我們業已服低，樣樣聽命，祇我兄弟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早晚也必被人管教過來，幸而多少還聽姑母的話，如照今早走前所說，非吃大虧不可，我正爲此着急，居然平安回來，總算幸事，我望老大伯，千萬聽我姑母的話，這個簡直萬動不得，最好提也休提，就我們這樣低聲說話，都要小心，這位女俠，真個聽去，到也罷了，就怕隔遠，祇看見兩眼，萬一多心，却是討厭，小姪還要回去交帳，請老大伯，先走一步，改日登門請安吧，說時，隱聞身側不遠，有人發笑，三元心動回顧，這一帶恰是鬧市，往來的人較多，天冷風寒，大都蒙頭縮手，匆匆急走，也未看出發笑人的形跡，三元見陳文面色，越發裝得驚惶，暗罵，雜種，裝得真

像，表面仍裝笑容，作別而去，再往前走，轉過一條大街，便是乃岳伍明的家，忙即叩門，走了進去。

三 深夜神鵲

伍家坐南朝北，在街側小巷之內，前後有門，內裏房屋，甚是高大精緻，房並不
多，和畢家一樣，共祇兩層院落，因主人是個享有盛名的老訟棍，上輩也是舊家，本就
染有習氣，加以平日接觸人多，上中下三等都有，又喜排場好勝，所有陳列器用，無不
精美華麗，到了極點，祇是人丁衰弱，兩個女兒，早已出嫁，一子早爲仇人所殺，剩下
寡媳張氏，所留遺腹孫兒大鎖，偏巧生來殘廢，十二三歲的少年，耳目不靈，兩腿生得
一長一短，目不識丁，人更懦弱，稍有一點聲音，便嚇得亂抖，伍明深知作孽太多，落
此報應，但是老來，祇此一個獨養孫兒，黃臉婆又是一個潑婦，少年時受他娘家好處太
多，養成懼內之習，終身不敢納妾，明知廢物，依然愛護得和活寶一樣，老想人雖無
用，兒子終會生養，祇盼大來能夠娶妻，傳種接代，了却一樁心事，免得人說，終年用
那刀筆害人，連自己子孫根，也被割斷，於願已足，同時想起自家年老，以前不該爲了
走動官事，狼狽爲奸，將大女兒嫁與趙三元，本來長女，人就強橫霸道，加上這樣一個

好女婿，越發成了引狼入室，等到年老後悔，業已無及，總算自己，工於心計，二女婿是財主，不會看相產業，便用懷柔政策，表面上，對這位大姑老爺大姑太太，非但言聽言從，倚如心腹，任其大權獨攬，並還預先託孤，允將死後家財，分他多半，剩下一點留與孫兒的，也請其保管照料，祇使有個衣穿飯吃，接續香煙，便是感恩不盡，其實，老頭子宗法思想，過於濃厚，認定女生外向，像三元這樣人，向其託孤，無異與虎謀皮，焉有不知之理，無奈這位愛孫，人間難得見到的頭號廢物，反正虎狼口中之食，鬥他不過，轉不如恭恭敬敬，雙手奉上，或能得到一點憐憫，不致吞了家財，將人逐出餓死，便是幸事，一面暗中設法，埋藏起許多金銀，但想，孫兒太蠢，被他知道，是惹事闖禍，不知道又得不到手，平日人太刻薄，誰都怕他這個笑面虎，除兩個出嫁女兒，和一個廢物孫子而外，連一個兒媳婦，都因逼令守節，露出不願之意，被悍妻日常譏刺笑罵，虐待鬱悶而死，想盡平生相識，均因以前，勢利自私，過河拆橋，十九見面恭維，背後笑罵，平日不肯幫人，將來誰肯幫他，人是認得早過了千，活在世上，那一面都叫得開，一死便完，用盡心思，也想不出一個親的厚的，簡直沒有可靠之人，將來死後，用什方法，把這許多造孽錢，交到孫兒手裏，終無善策，近年錢積越多，心事越重，正在每日爲此着急，不料大姑老爺，不等他死，生前便代他招來一位天耗星，全數

給他搬個精光，還不肯完，留刀警告之外，還附有一張帳單，上面列舉他這些年來舞弄刀筆，傷天害理，顛倒黑白，使人冤枉難伸，甚而傾家蕩產，以及翁婿勾結，狼狽爲奸，種種作弊犯法，不可告人之事，總算平日，心計奸巧，算盤打得精，不值得的案子，沒有重金酬謝，向來不接，並且還要原被告，都是有錢人家，才肯出力，所害都是這一類人，共祇出了兩條人命，還是氣死，並非專幫無理的人，專一欺凌窮苦，以屈爲直。不似別的惡訟師，多少兼收，祇要有錢，一概不論，更有一種兩頭吃的巧妙方法，把原告告的錢，都騙到手，再去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使官司打不起來，打官司的人，雖然吃虧，多半在他化解之下，保得一點體面，在彼時一人與訟。全家失業，一人被押，四鄰不安之下，並還少去多少牽連損失，比起輸贏官司打到底，反到上算得多，有那明白一點的人，看見別人和他一樣官司，爲了纏訟不休，傾家蕩產，有時還要饒着兩條性命的慘狀，觸目驚心，反到感激他的好處，騙取錢財，又是適可而止，從不趕盡殺絕，因此日常爲此怨天恨地，覺着訟師當中，像我這樣肯留餘地的好人，簡直沒有，如何蒼天無眼，使我獨子不成，丟下一個孫兒，又是廢物，心中老大不平，便是一般人的議論，祇管畏之如虎，因其事理明白，有時照樣仍要託他，名聲雖大，仗着善於掩飾，所有財產，又都分開，連那最掌權的大女兒，對他晚年所積，也都不知細底，平日衣食起居，

雖極享受，人却不肯招搖，專在後面，搗鵝毛扇，出壞主意，便是原被告，有事求他，上來也是推三阻四，強而後可，會議時至多兩三人，均在密室之中，向不人前露面，也無富名，近年更因後人灰心，專在經商謀利，賣買田產，暗放重利上面打主意，終日拿着一把算盤，胆子比前更小，惟恐結怨，不是真個錢多，兩造均是富貴人家，油水真多，決不肯管，尋常不見生客，一般打官司的人，知其年老納福，不肯多管閒事，難得請動，業已極少請他出手，照他這類隱祕作法，按說不會被那異人看中，老頭子人又聰明，出事當夜，便知是這位姑老爺惹來的亂子，當時也極心痛情急，幾乎昏倒，不知怎的一來，居然想開，非但不敢聲張，反因悔禍心切，加上一張巧嘴，竟和來人對面，談得十分投機，老頭子也真機警明白，對於來人所說，完全真個照辦，把平生心計盤剝，巧取詐騙而來的不義之財，完全說出，準備聽憑對方處置，並代出些主意，指明城關內外富貴人家的虛實，以及萬一官府知道，對付方法。他這裏剛剛醒悟，打好主意，還未發動，偶和老妻說笑，休看我一身心血，去掉多半，除却這所房子，和一家藥鋪之外，連田產都要照着昨夜那位所說，分別送人，一無所有，但我夫妻，已是六十開外的人，能活幾時，何況身後之事，業早準備停當，有這一家店鋪，足夠度日，這麼一來，反少許多心事，經過昨日苦勸，連你也都明白過來，不再和我吵鬧咒罵，怎麼也比傾家蕩

產，身敗名裂，要強百倍，不過，這位大爺，稍狠一點，現銀子全被搜光，另外還要三千銀子，作爲年終濟貧之用，其實，他不曉得，我的活錢，全都放債，箱櫃裏的金銀，又被全數取走，眼看置辦過年東西的錢都拿不出，債戶契據，又被取走，倉裏的糧，須要拿來濟貧，錢從何處而來，這位異人，極講情理，他說，三日之內，聽我回音，那家藥舖，業已答應做我養老之用，不會逼我變賣，祇是實情，定必相諒，憑我情面，三千銀子，也借得出，祇是田產現銀，業已精光，將來拿什麼還人呢，那知他這裏，和老伴說的幾句閒話，竟被彭無雙聽去，當日下午，便令丁三甲，交他女婿百餘兩銀子，做他備辦過年之用，表面說是交租，實則，借此警告二捕，趙三元不知對頭，實知難惹，由畢家匆匆帶了銀包趕到，進門一看，伍妻面色還有一點沈悶，這位老岳丈，竟和沒事人一般，知道對方，比他還工心計，先不提說來意，祇將租銀交上，如照平日，三元爲表恭順，明明這兩處肥田，業已撥在他夫妻名下，每次收租，無論銀米，必要親來稟告，推謝一陣，才肯作爲已有，對方也從不留分文，似這樣，已十來年，這次伍明，非但親手將銀接過，並還連聲贊好，三元見他，說了兩句好，便拿起水煙袋想心事，抽之不已，一言不發，陪付，這老頭比我還要愛財，除却有限一兩個親人，誰也休想用他分文，丁氏父子所說，決不悛假，怎會這樣鎮靜，心中不解，忍不住問道，這兩天衙門事忙，沒

有過來請安，二位老人家，身子好麼，今年這樣災荒，佃戶債主，俱都刁滑，沒有良心，可有什事，要我辦的沒有，伍明先瞪着一雙老眼，朝他注視，也未回答，忽用手中抽水烟的紙煤，指着三元，溫容笑道，姑老爺，你和我還鬥心思麼，說這類話作什，我雖不知你的心意如何，你這幾日，所遇的事，業已料個幾分，假使照我那年所說，稍有難題，下手以前，不論公私兩面，先來尋我老頭子商量，多少於你有益無損，你近日必是見我年老勞神，遇事未來商量，惹出麻煩，如我料得不差，早來三日，你不致於吃虧生，我也不會有事了，不過，這樣也好，我活了六十多歲，第一次受到教訓，人却明白過來，你比我的年紀，小不許多，人又精明強幹，在山東省內，也是多年英名，千萬小心，不要自尋煩惱呢，三元聽出口氣不妙，心想，畢家婆娘，一個婦道，尚有意意，這老傢伙，一向陰柔狡猾，莫不又是口是心非，另有高明主意，如和那婆娘一樣，有力使力，無力使智，在幾方合力之下，將這該萬死的飛賊除去，非但所失財物，全要得回，還可發財官做，多麼痛快，心正尋思，還未回答，伍明呼呼連抽了兩筒水煙，又接口笑道，賢婿，你是明白人，這回事，千萬糊塗不得，依我之見，趕緊想法告退，免得身敗名裂，還要送命，官如不許，我也有法可想，那怕暫時遠走高飛，被人笑話，都較上算，你看如何，三元還當他是故意做作，暗中留神對方神情動作，忍不住問道，我

此來雖然有事，還未開口，你老便先對我警告，莫非方才有人來說了麼，伍明老眼無花，看透他的心意，面色微變，冷笑道，你不用對我用心，我今日實是心口如一，決無虛假，明人不用細表，這還用說，你想這樣年荒歲暮，就丁三甲，人多勤儉，至多靠他所編零碎玩意，勉勉強強，湊合混碗苦飯，明年春荒，決渡不過，連我最會算計的人，都知道石子裏，榨不出油來，特意命人送信，叫你夫妻，寬他一年，若不，把他手工所等，刮上一點，是一點，不要十分認真，請想，他們今年，才一兩成秋收，吃和人工都不夠，如何交租，好在我們方法想得巧，有糧收租，無糧收債，二者歸一，還是那本帳，等到豐年，利上加利，荒年反比豐年上算，就是麻煩一點，不打不押，不易到手，但是衙門有人，不怕他們不給，除了丁三甲祖孫三代，都種我家的田，人太忠厚本分，格外寬容，他有，自然不肯放過，沒有，也讓你去做好人，決不送官追逼而外，那一家佃戶，敢於拖抗不交，他們永遠不能翻身，苦到老死算完，不買兒賣女來還債，是大便宜，一半也是我該鬆是鬆，該緊是緊，不肯雞取蛋運極爛，細水長流，算得精，辦得巧的緣故，以前也曾想到，我們有田的人，不這樣做不行，否則，他們多半勤儉耐勞，一有積蓄，我不辭他，他也辭我，另外買地自耕，就是不走，也不肯聽我們，隨意擺弄，他們有的是氣力，生地都會開成熟地，都要這樣開出來的地越多，糧必越來越賤，

田產也不再值錢，人工還難得用，誰不貪舒服，自己有塊地，那個願意常年做人牛馬，所以上來非想方法，給他套上一付無形的重枷不可，這些無知的農人，真要人人有田可耕，不靠別人，我們這些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每日坐享現成福，還要挑剔不知足，看着別人眼紅的富翁，豈不倒了大楣，除非和他一樣，早夜勞作，誰也休想久活下去，都成了這般的世界，那還了得，以前我終日爲此用心，不怕你笑，我家雖祇三頃多地，比那些富翁，差得太多，但我向來，無論士農工商，那一行業，祇沾着一點，便要想出個道理來，自從三十歲上，添買田產之後，便用了深心，始而越想越覺人都一樣，似此尊卑苦樂，過於懸殊，將來他們祇一明白過來，我們這些不出力而要極高享受的人，便不得了，並且此事，早晚暴發，決不能免，如說他們都蠢，上古的人，穴居野處，茹毛飲血，一樣蒙昧無知，怎會到了今天，全數進化，此是必然之理，依我本心，專經營一點買賣，放放印子，連祖留的田，全都賣掉，才對心思，再細一想，自元明起，直到今天，不合情理的事，越來越多，無論幹那一行，祇要站在東主一面，休想免去欺凌壓榨四字，簡直沒有一樣是對的，又想，他們全部明白過來，至少不像現在政體，才能成功，據我估計，少說也在一二百年之後，我已年老，樂得享受，性又愛財，於是變本加厲，做將下去，果然田產，越加越多，我比別的田主聰明，不做斬盡殺絕之事，至多措

上一層債，到了豐年，落個空歡喜，眼前除非真個有了不交，決不會收田吃官司，丁三甲是老佃戶，更摸準我的脾氣，不是有人指教，爲了前夜，做得太過，又知我悔過是實，眼前連用的錢，都不寬裕，故意借着交租爲由，退還我百多兩銀子，就便使你尋我。聽點警告的話，才有這樣舉動，否則，今年糧食雖貴，被陳玉庭所開幾家大糧行壓住，漲得並不算凶，他照荒年的貴價，和豐年的收成，合成銀子，並還加多，就是丁三甲，多麼老實善良，也必想到這樣交租，後難爲繼，決無如此賤法，我在省城，並無富名，就算平日重利盤剝，欺壓農民，包打官司，種種罪惡，比那幾個著名的惡霸，還差得多，如無特別原因，怎會被人看中，並且丁三甲所種田契，我已代你交出，情願將來再償還我女兒的賠嫁了，丁三甲也必得信，如何還交什麼租呢，這銀子本應歸你夫婦，偏巧離年將近，好些等用，先不和你客氣，將來再說，此是小事，你也不在乎這點，到是這位異人大俠的舉動，樣樣使我佩服，我已痛悔前非，一切聽命，你如聽我良言相勸，自然平安無事，真要負氣硬拚，早晚終必知難而退，平白多吃苦頭，你這樣聰明人，一點就透，我也不必多說，能聽固妙，否則，我也無法，但我心意已定，你如爲了此事，和我商量，我却不能參與，再說，人家本領高強，動作如神，以我所見，任你主意，多麼高明，也是白費，非但話要直說，還有你那夥計畢老二的爲人，非出事不可。他比你有

錢，他妻又是那樣出身，如有損失，決不像我這樣看得開，我已命人，喊我女兒，此時未來，也許你的家中，難免也出了事，最好想開一點，否則，祇更丟人，毫無用處，畢老二夫妻，如有什麼圖謀，或是表面服輸，暗打主意，你千萬聽我的話，不可參與，他夫妻貪功貪財，女的更是心凶，多半還要瞞你，樂得裝不知道，由他鬧去，自來善財難捨，連我也是大夢初醒，何況他們，此事全仗自己明白，不是能勸得轉，如非骨肉至親，我也不會這樣說，就說也是點到為止，盡心而已了，三元最喜的，便是那兩處肥田，丁三甲所種，還祇三十畝，另外一處，更多更好，照此說法，分明受制敵人，非但積年舊欠不要，連田契都送了出去，家中所藏金銀，和那許多糧食，更是雙手奉上，兩夫妻日夜盼望，暗中得意，準備老頭子一死，便可對估過來的大片財產，全數化爲烏有，雖然還剩一家藥舖，祇此一點，留作養老之用，將來必定託人照管，留與內姪，經營的人，又是他的多年老友，合資開辦，無法侵佔，自己又是外行，再說，比起原有財產，差得太多，就能到手，說出去也不光鮮，苦盼多年，鬧了一鍋大白水，不是素來陰沈，幾乎昏昏過去，一面更耽心自己家中出事，表面上還不肯顯出，祇得強忍憤怒，編些假話，探詢經過，和所失財產，到底多少，伍明何等機警，一聽便知口是心非，所說服低，全是假話，既恨三元，執迷不悟，恐受連累，又因近年，瞞了他夫妻，暗中埋

藏，留給孫子的金銀太多，恐其得知，生出反感，再想起女兒不孝，表面恭順，就勢把持，暗咒父母速死。種種可惡，不是當初一念之差，想要勾結公門中人，也決不會引狼入室，今日我已想開，這些造孽來的不義之財，反正早晚一場空，一個六根不全，愚蠢無知的小孫子，決非虎狼之敵，轉不如失財免災，自悔以前罪惡，照那大俠影無雙所說多結善緣，好歹免去災害，子孫還有一口飯吃，同時，回憶雙方，狼狽爲奸，所行惡事，像女壻這樣爲人，決無好心，率性乘此時機，生前先落一個乾淨，免得身後留害，使子孫受苦受難，受他魚肉，還被別人，指說報應，當成笑話，微一尋思，笑答道，人都說我有一銀窖，其實，我的家財，你夫妻大都知道，那有此事，你內姪那樣蠢才，留下錢財，不害他短命，也害他遭殃，我怎會做那蠢事，近年爲了年老，想多活兩歲，常吃補藥，添了花費，所以家中，共祇你兩夫婦知道的幾千兩銀子，並不甚多，前夜全被取走，才鬧得過年錢都沒有，這位隱名大俠，稱得起神目如電，動靜皆知，休想瞞他得過，如非深知我的底細，他也不會借手了三甲，送回這百多兩銀子來了，詳情我不便多說，總之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無論鬥力鬥智，任你請出多少人，也決不是人家的對手，實不相瞞，今朝打定主義之後，想起陳玉庭，人最外場，也許知道此人來歷，前往探詢，他先多心，不肯明言，後來經我說明真意，並說，前夜來人，曾提到他，方始回

答，他說我回頭是岸，高明已極，可惜你吃了公門飯，是否真肯聽他的勸，還不可知，要我隨時勸告，正打算把女兒接來，令其向你進言，你已先到，以玉庭那樣人物，尚且如此說法，何況別人，我女兒此時不來，我託別人，便中帶信，斷定必來，未討回音，不知有什麼事故發生，骨肉至親，我不和你客氣，可先回家看望，就便將他接來我家，同吃夜飯，他最疼錢，脾氣又暴，務要好言勸解，不可負氣，方才你雖說得好聽，恐你心意不定，又吃了官家的飯，許多不能自主，也許有不得已的舉動，我正代你不放心呢，趙三元聞言，氣不打一處來，但他深知情勢嚴重，決非個人之力，所能相抗，又就心家中妻子，祇得又說了幾句口不應心的敷衍話，連聲應諾，謝教辭別，走到路上，越想越急，越急越恨，黃昏越近，天氣越冷，離家又遠，正在急怒交加，嘖嘖歎氣，忽見一個馱夫，牽馱走過，馱走頗快，孤身煩悶，不願再走，上去喊住馱夫，接了繮繩，縱上就走，馱夫是個二十多歲的少年漢子，人頗精神，似知公門中人，不敢多問，一言不發，跟了就走，三元回家心急，見馱頗快，越發縱轡急馳，一口氣趕了好幾里，繞小路走到南門大街，眼看離家不遠，方覺這馱真快，難得馱夫，也是快腿，跟了這一路，如何一言不發，忽見所居高家巷內，走出一人，甚是面熟，忙把馱勒住，對面一看，正是所用徒弟夥計刁福，方問何往，刁福已搶口說道，大爺再不回來，人都要急死了，三元知他

冒失，忙即低喝，到家再說，我早知道，是大奶奶尋我麼，刁福應是，因進巷第三家便到，便縱下來，隨意給了幾個馱價，馱夫也未爭執，一言不發，接了就走，心中有事，先未留意，進門忽然想起，此馱走得這快，馱夫緊隨身後，停時不聽絲毫喘息，神態那麼從容，接錢就走，始終一言不發，人又生得那麼矮小，忙喊刁福，快將馱子追回，自往臥室走進，還未到達，家中子女，和夥計丫頭，已紛紛迎出，互相數說，昨夜來一女賊，黑衣蒙面，形如鬼怪，將家中錢財，全數取走，並還留刀警告，趙妻連嚇帶心痛，病倒床上，天明之後，連經勸說，由刁福趕往衙門，去尋三元，說人已走多時，因趙妻去時囑咐，不許洩漏，往北關千佛山附近，尋了一遍，也未鬧出人往何方，祇得回轉，午後，外老太爺，派人帶信，有事商量，也未得去，連往衙門，打聽兩次，均說，二位班頭，尚未回轉，趙妻想起昨夜來人所說，自更愁急，又恐風聲洩漏，更是不利，全家都在耽心，恐他出事，幸而平安回來，趙妻急了一日夜，吃藥剛睡，趙三元雖不似畢貴懼內，乃妻也非善良婦女，年紀又輕了十多歲，老夫少妻，當然嬌慣，伍氏人又精明強幹，工於心計，善討丈夫歡心，加上趙家，大片財產，由不得抬高身價，平日極爲愛重，况又失去不少財物，話未聽完，業已急得心跳，偏是剛剛睡熟，伍氏弱不禁風，連走路都要人扶，不似畢妻，是個強盜婆，如何經得起這大驚嚇，當時不會驚動，聽完前

情，問知昨夜飛賊來時，祇刁福一人，不會在場，因已三更光景，伍氏治家最嚴，知道丈夫該班，便令家人早睡，自己却看着兩個丫頭做針綫，一面摸着牙牌，忽聽院中夥計，急呼大奶奶，快請出來，心還有氣，剛罵得兩句，俏生生扶着丫頭肩膀，掀簾走出，便見全家夥計僕婢，除原在房中服侍的兩個，均被一個周身黑衣箍緊，形如惡鬼的怪人，逼向一旁立定，除刁福偷偷回家，沒有在場而外，全都在場，說是冬夜天寒，剛剛臥倒，忽然眼前黑影一閃，立着這位怪客，始而和中了邪一樣，絲毫不能動作，直到對方，說明來意，每人點了一下，通體點到，方始隨他，同去別的房內，才知全家所有人等，都照顧到，話也一樣，大意是說，趙畢二人，陰險狡詐，狼狽爲奸，這多年來，作惡多端，早就放他不過，祇爲身有要事，救人爲重，暫時沒打算與之爲難，不料鼠輩無知，反捋虎鬚，故此抽空，給他一個警告，明人不做暗事，並防連累別人遭殃，這兩家均有不少下人，趙家女主人，雖然文弱，不似畢家會武，這幾個夥計，也均是他徒弟，常時隨同辦案，學過本領，依了本意，憑這幾人，決非他的對手，男的又不在家，現銀子又不甚多，前夜仍沒想到來此，祇爲在畢家，聽了幾句話，又知主人，老奸巨猾，財產多半分散在外，無人得知，雖是暫時放過，也不公平，方始趕來，所存金銀，已被全數取走，爲了來去光明，又想留幾句話，使主人知道知道，以免不教而誅，又因

女主人，是個文弱婦女，他這一身裝束，容易使人害怕，又不願張揚出去，所以才將全家老少喊醒，聚在一起，當衆警告，等趙三元回來，問他得了狗官多少銀子，照三倍處罰，捐出濟貧，如肯聽話，約人報仇無妨，祇不在外張揚，驚擾好人，在他事未辦完以前，暫時決不與之計較，銀子代他消災折罪，罰款也作此用，明日夜裏，如不交齊，便照他們打印子的舊例，過一天，加一成，分文不能短少，但也祇有十天爲止，十日不交，十倍處罰，決無通融，到時莫怪手辣，說完，怪客又將二捕勾結，許多犯法舞弊，不可告人之事，說出好幾件，嚴詞詰誡，並說，如是別的富家，事完必要指明利害，勸告一陣，祇要對方，能够痛悔全非，均可許其自新，不爲己甚，惟獨趙畢二捕，豺狼成性，本性難移，無論多麼好的金石良言，苦口勸說，也無悔改之日，所作又是專一欺凌，危害老百姓的行業，斷斷容他不得，本來除這兩條惡狗，易如反掌，祇爲一向行事，都在事前，仔細打算，決不冒失，稍有連累，也必不做，就是殺人除害，也必使其死得心服口服，何況我在暗處，取他性命，雖極容易，但這兩個狗賊，自負本領，又與江湖中人交往，相識人多，如不使其盡量施展，定必當我，祇會暗算，不能明敵，休以爲今夜，他不在家，我便爲所欲爲，其實，祇是給他先帶個信，並未真下辣手，以他平日那麼驕狂自恃，自己家中失盜，決不甘休，我隨時等他來尋，時機一到，自會叫他知

道利害，話雖如此，以他這樣惡人，也並非沒有生機，如能先向狗官辭差，再將平日所得的血錢，除留下一點，做改行的本錢，和家中度日之用而外，全數獻出，由我指定，分散濟貧，也許網開一面，否則，便自難說，跟着，又將伍氏，罵了一頓，大意說他喪盡天良，咒罵父親早死，夫妻合謀，用盡心計，謀奪娘家產業，並想暗算娘家殘廢的孤姪，以及倚仗丈夫捕快頭的勢力，虐待使女，欺壓鄉鄰，種種罪惡，今夜之事，祇許告知丈夫，如敢洩漏出去，休想活命，趙家住的夥計甚多，多一半是趙三元，由十二三歲，便收買來的徒弟，全都學過武藝，內有兩個，本領較高，學會乃師那一套，並常隨同辦案的少年，在趙氏夫妻威壓，與小惠籠絡之下，多半養成奴性，小時所受罪孽，早已忘個乾淨，先被怪客嚇住，沒有敢動，等到被人解開穴道，逼往內進臥室外間堂屋之內，手脚已早鬆動，時候一久，暗中留意，覺着對頭，祇得一人，不過穿着一身緊貼身上的黑衣，頭帶面具，形態彷彿可怕，聽他說話，仍和常人一樣，脅下兩翅，均是假的，祇是兩片薄皮，附着一些長大羽毛，認定裝來嚇人之用，加以翼人影無雙，大鬧濟南之後，因趙三元，從得信起，不會回家，未聽說過，人又生得那麼短小，口氣雖惡，神情談吐，均頗文氣，並且胆大已極，逼迫衆人進門時，手中還拿着一口寶劍，寒光耀目，一望而知不是尋常，衆人被嚇住，這口寶劍，也有關係，說到後來，竟將寶劍，

插向肩後，若無其事，既想討好師娘，表示忠心，又覺全家男女老少十餘人，單師兄弟有六個，別的夥計，和三元的長子趙柱，剛由對屋驚起，還不在內，這多辦案能手，飛賊這樣猖狂，如被得了手去，非但師父回家，不好交待，說出去也是笑話，最可氣是，敵人說到後來，得意忘形，祇管面向女主人，恐嚇警告，對於身旁的人，竟如無覩，趙柱和另一個師兄，一個夥計，並還立在他的身後，始終頭也未回，偷覷趙柱，一臉獍笑，手背向後，彷彿拿有兵器，待要相機發難光景，同時，瞥見身側不遠，便是趙氏兄弟，平日練武的鐵棍鋼刀，另外還有一條鎖鍊，都是現成兵器，不由怒從心起，膽子一壯，以爲方才受制，乃是出其不意，被人點倒，如今穴道，業已解開，好漢打不過人多，趙柱業已準備發動，再不搶先下手，師父回來，非失寵不可，雙方不約而同，打了暗算主意，趙柱住在對面屋內，聞聲驚起，一見便知形勢嚴重，忙即縮退回去，偷偷取了兵刃暗器，悄悄掩出，乘着對方不覺，立在一個年紀較長，本領較高的夥計後面，將手中刀，悄悄遞過一柄，因其陰險狡詐，大有父風，也極機警穩練，不看準決不下手，上來又聽出對方，不會傷人，膽子大了許多，雖覺飛賊，孤身一人，粗心大意，但因這位繼母，最得乃父寵愛，對這長子，也善籠絡，雙方情感不惡，人又膽小秀氣，業已嚇得周身亂抖，兩次跪倒，均被怪客，命人扶起，雙方相隔甚近，先還恐敵人，故意做

作，拿這繼母，做擋箭牌，休說誤殺誤傷，便這一嚇，也受不住，祇得忍住，一面暗中偷覷衆人神色，看看乃父罪惡，被敵人宣揚之下，有無反應，平日忠馴，是真是假，一見兩個少年師弟，目注那兩件兵器，已快發動，怪客話將說完，快要起身，便朝伍氏，暗打一箇手式，伍氏原頗機警，口中諸語連聲，眼望怪客，剛一轉身，哭喊得一聲嚇死我了，慌不迭便往房中竄去，心慌腿軟，剛剛撲跌地上，外屋爲首四五人，已早作好準備，不等敵人，走出堂屋，一擁齊上，這般平日強橫霸道，倚靠公門的小狗腿，何等凶惡，又是第一次受到這樣惡氣，本就心中憤怒，有一發動，誰也不願落後，搶到兵器的，自然趕向前面，討好爭功，沒有兵器的幾個，都欺敵人，劍已還匣，急切間拔不出來，以爲自家，得過傳授，擅長師傳撲跌之術，手急眼快，祇要上來，先將敵人勝臂，兩面吊住，不怕他不束手待擒，多高本領，也難施展，可是這般人，均受過三元長期訓練，祇管一擁齊上，全都練有一套手法，配合巧妙，非但聲息全無，一絲不亂，並還各有各的部位，分頭下手，多麼強健的犯人，祇被他們雙手，搭向身上，休想得脫，練慣的事，連暗號都用不着打，祇有兩個，稍爲落後，沒有搶上，餘均頭是頭，腳是腳，各尋各的下手之處，悄沒聲分頭竄將過去，爲由四個，更不必說，內中趙柱，恐傷這位晚娘，上來便朝飛賊左手一方搶過，不問青紅皂白，橫刀就剝，另一夥計，也拿了一柄鬼頭

刀，照準怪客小腿上斫去，趙柱早就打定主意，憑乃父的勢力，斫殺一個小賊，稀鬆平常，何況對方，手持鋼刀，夜入人家，又穿着這身奇怪的夜行衣服，就是當場格斃，至多一相一驗，丟到亂藏坑裏了事，但是此賊，膽大得出奇，說話如此可惡，本領又高，正婦生擒拷問，先讓他多頂幾口黑鍋，向官請賞，定案之後，再將他凌辱虐待個夠，以出這口惡氣，上來改用刀背，便是爲此，百忙中瞥見同夥，用刀斫腿，雖非致命所在，萬一對方恨毒，拚過熱堂，死不肯招，豈不麻煩，方覺那人冒失，就這心念微動，時機瞬息之際，猛覺一股急風，隨同怪客兩膀揮處，震得虎口崩裂，手臂酸麻，那柄刀也反擊回來，幾乎斫向肩上，反傷自己，胸前也似震了一下，同時，瞥見眼前人影散亂，驚呼逃竄聲中，互相擠撞倒退，跌撲了一片，微聞滴奪兩响，一道尺許長的寒光，由側飛過，堂屋中間一盞大燈，立被打滅，成了漆黑，敵人踪跡皆無，隨聽房上喝道，無知鼠輩，倚衆行凶，像你們這樣人，墮落已深，決無醒悟之日，今夜祇是給你一點教訓，再如不聽良言警告，誰也休想活命，隨聽呼呼風响，展翅飛騰之聲，衝霄而起，掠過正面屋脊，向空飛去，晃眼聲影皆無，右面兩個夥計，和趙柱一樣，本也不免重傷，臨時瞥見內一師兄，用本門擒拿手法，去搶敵人右膀，想起生擒更好，手稍一緩，雖然也被那股急風掃中，都是肩膀等處，尙無大害，卽此受傷已是不輕，知道利害，心中一慌，剛

往旁邊一閃，吃另兩個震倒的同伴，反跌回來，立脚不穩，歪倒一旁，燈光已滅，人又心慌胆怯，還被刀棍誤傷了兩個，內中祇有落後的小夥計，和兩個丫頭，目力較強，不會動手，燈光滅後，看出對面屋頂上人，話剛說完，便有一隻其大無比的怪鳥黑影，帶着兩團金光，往正屋側面飛來，心方發慌，鳥已向空飛去，這一來，全被嚇倒，不敢再追，可是這位填房大奶奶，和班頭大少爺趙柱，却遭了殃，一個從小嬌生慣養，又嫁這一個名滿山東，威震濟南，雖是一個捕快班頭，却比尋常小官，威風更大，暗中含有一些惡勢力，連省城府縣，都要對他看重的名人，當初志高氣揚，不可一世，又因早年，選婿太苛，乃父是個訟棍，祇管有錢，誰都怕他三分，真正富貴人家，衣冠世族，照樣看他不起，於是高不成，低不就，快到三十，在飢不擇食之下，乃父又想衙門裏，有個方便，才嫁給三元做填房，平日傷春太甚，鬧了一身毛病，自家再一矜持，越發弱不禁風，一年到頭，補藥不斷，尋常傷風咳嗽，種種自抬身價的病痛，所服的藥，還不在內，那經得起這等驚嚇，初見怪客時，業已胆落魂飛，後來看出他這有孝心的兒子，想要動手，本就提着一顆心，打算攔阻，想起所失錢財，又太心疼，祇得咬緊牙齒，戰兢兢往臥房中撲去，本就跌倒地上，四肢無力，緊跟着，便聽外屋，驚呼跌倒，燈光打滅，對頭又在屋上發話，末了再聽人說，飛賊能够變化怪鳥，形同鬼怪，口氣那

等凶惡，簡直作對到底，當時嚇暈過去，等到大家忙亂，救醒轉來，驚魂未定，先就顫聲急呼，命人查點財物，一聽兩個親生子女，異口同聲說，家中所有現成金銀，全被偷光，并還不留痕跡，於是逃驚帶急，加上心疼，一條命去了大半條，昏昏過去好幾次。那打碎堂屋燈光的，乃是一柄小刀，和陳玉庭家所留，一般無二，上面也有一條火燒的笛痕，最痛心是，趙柱身受內傷，也是臥床不起，另外還傷了三人。

四 雪夜惡鬥

趙三元聽完前事，正在急怒交加，心中恨毒，爲恐敵人，暗中掩喉，不敢發作，正趕往乃妻房中，看了一眼，見人未醒，又去趙柱房中，查看傷勢，代他揉弄，想抬到陳家，去請玉庭醫治，又知此人，老眼無花，自己心事，瞞他不過，還要被他噴怪，不聽良言，才有這些禍事，如真能改全非，聽他別時良言，以對頭爲人，決無如此趕盡殺絕，可是此外傷科雖多，均無他好，正在爲難，忽見刁福，急匆匆奔將進來，驢夫不會帶到，先聽衆人說，他近數日內，常時偷偷回家，雖是天明必回，不會誤事，到底違背當影計的規矩，今早因乃妻，胆小害怕，不令聲張，還不服氣，自往衙門，去了好幾趟，不知是否洩露，正想，此人性戀，行事冒天，因其人最忠實，易受利用，時常包

容，但自己不在家，他便偷偷問着老娘，已非一次，說他老是憨笑，照樣不改，昨夜失盜，祇他一人，不會在家，雖然對頭利害，多他一人，也不相干，甚而冒失惹事，多生枝節，此風終不可長，須要罵他一頓，警誡下次，猛想起那脚夫，生得短小精悍，正與對頭，身材相同，頭上一頂護耳窩氈帽，將臉遮住，黃昏黑暗，急於回家，也未看清面目，祇覺腳底極快，跑了這長一段急路，不喘一口氣，極爲可疑，倒是自己，業已表示，不與對頭爲敵，如何稍見可疑，便命人跟踪，又想將人，帶來拷問，豈非言行不符，無意之中，自露馬脚，再見刁福，慌張神態，情知弄巧成拙，又有變故發生，做夢也未想到，平日那麼好強好勝，倚老賣老，惟我獨尊，就這兩三日內，竟鬧得連受幾次重創，丟人破財之事，相繼發生，和門敗了的公鷄一樣，非但不敢露出敵意，有苦祇在心裏恨毒，連句話都不敢出口，心氣一餒，人便軟了許多，故意笑問，我因那驢夫，跑得辛苦，回家心急，給錢太少，打算喊他回來，多給他幾個，就便問他那驢，是否肯賣，你怎去了這大一會，刁福指手劃腳，氣憤憤說道，天底下真有這樣怪事，那驢夫走出不遠，眼看追上，因爲喊他回來，裝不聽見，心裏有氣，正想罵他，不料跑得太急，滑了一交，我剛立起，猛覺頭頸裏，吹了一口涼氣，回頭一看，正是昨夜來的那個怪人，一身漆黑，脇下還有雙翅，像是會飛神氣，因聽大家說過，追的這一路，雖是背街

小巷，天黑不久，路上不斷有人來往，我也嚇了一跳，忽然想起，昨夜來人，正是這等形貌，冷不防就是一掃堂腿，想要將他擒回獻功，不知怎的一來，這廝并未見動，我這一腿，竟會掃空，又跌了一交狠的，恰巧東大街的米二官人，城外打獵回來，聽我一喊，立時趕來幫忙，他還同有一位王武師，比他本領更高，方想，今天準可漏險，將這廝擒住，誰知我剛縱起，黑影一閃，人便到了房上，轉眼失蹤，那是兩所小房，一家還是我的鄉隣，平日頗有交情，正想衝將進去搜索，這廝忽在前面出現，相隔十來家，不是這廝，有心戲弄，出聲呼喚，又立在街燈下面，還看不出，相隔這遠，竟不知他怎麼過去的，米家打獵的兩隻大鷹，原是關外得來的異種，他化百多銀子，還有人情，才買到，手，勇猛非常，尋常野兔山雞，被他看見，固是百發百中，便差一點的小獸，也休想逃脫他那一雙鷹爪，身也格外強大，經原主人苦心教練，據說，遇見對頭，放將起來，還可抓瞎人的眼睛，他二人每位一隻，架在臂上，一半似因那廝，欺人太甚，想幫我忙，一半爲了帶着鷹追，行動不便，又聽我說，這廝可惡，格殺無論，想拿他試驗鷹爪，是否能將人眼抓瞎，便將二鷹，同時放起，人也和我分成兩路追去，不料那廝，竟似有心作對，先把人氣個夠，再下殺手，并還專爲收拾米二官人而來，我們追到孟家荒園裏面，剛想起那裏，地勢荒涼，和昨夜衆人所說的利害，人又落單，心裏有些發毛，

先是接連兩聲鷹的慘叫，空中呼的一聲，似有兩點金星，一閃不見，跟着，便見前途土山那面，燈光晃動，本來天氣陰黑，全仗雪光反映，路雖可以看出，其滑無比，一不留神，便要跌倒，發現怪人時，離家又遠，怒火頭上，老想起師娘不許張揚的話，忘了喊人，再說，回家送信，也來不及，幸有米二官人，和王教師相助，先還以為便宜，等到越追越遠，覺着不妙，一則，這廝欺人太甚，你如不追，他必現形引逗，那兩隻老鷹，均是有名異種，比常鷹大一兩倍，生來夜眼，暗中視物，如同白晝，飛出之後，便不再見，竟未發現對頭踪跡，我請人家幫忙，自己先溜回來，也不好看，米二官人，又是火暴脾氣，非將這廝，擒到不完，為那園地空曠，有兩處土山樹林，這廝老是忽隱忽現，時左時右，將他逗急，王教師兩次勸他回去，反而激怒，一面破口大罵，一面把人，分成三路，堵截搜索，并說，這廝可惡，不管是賊非賊，拼着化一點錢，也非要他的命不可，方才分手以後，還會聽他，吹那口哨，催鷹抓人，忽然聲息全無，那燈光又是對頭所發，方才見過兩次，惟恐受人暗算，拿着王教師分我的一口單刀，輕悄悄掩將過去，燈光忽隱，以為又是故意引逗氣人，呆了一會，忽聽王教師，喊我快去，聲急而低，我知他二位，也都帶有千里火筒，但沒對頭的亮，先追敵時，還會用過，後便不見，既喊我去，為何不敢高聲，趕過一看，王教師剛把燈筒取出晃燃，米二官人，臥在地上，一

頭鮮血，身旁不遠，橫着他那兩隻老鷹，業已腹裂而死，我嚇了一大跳，後來才知，他二人先是分路搜索，因王教師，年紀較老，久在江湖，經歷得多，早就看出對頭，是個勁敵，再三勸他，事不關己，何苦樹敵生事，要他東家回去，無奈二官人，好勝性暴，中途聽對方，說話刻薄，動了真火，又想試驗那兩隻鷹的威力，是否和賣主所說一樣，能夠臨陣對敵，突然飛出，抓瞎對方眼睛，非但不聽，反而暴跳，罰咒定要將人擒到，并因對頭說他，如嫌人少怕死，可將家中打手，一齊喊來，不必發急，種種氣人的話，先令王教師和他，分路搜索，追到當地，雙方先還呼應，後來和我一樣，不聽聲息，便知不妙，喊了兩聲未應，忽聽空中，老鷹慘叫，越發心驚，惟恐同受暗算，不敢亂喊，正在暗中發話打招呼，繞路尋去，忽聽前面地上，忍痛低呼之聲，趕過一看，米二官人已被對頭，打倒地上，據說，正走之間，先是兩聲鵬叫，跟着，一股急風，帶着兩團金星，由斜刺裏，往頭上飛過，黑暗中也不看出，那是什麼東西，料知不是好相與，忙用手巾兵器，護着頭頂，往旁縱避，已自無及，始而腰間一麻，人便不能動轉，同時，空中便有兩團黑影，帶着一蓬熱的腥雨，當頭打下，正是那兩隻被敵人撕裂的心愛獵鷹，雨水便是鷹血，分明剛死，便被甩下，頭上一頂新皮帽，被鷹爪鉤破，左臉上的皮肉，也被割裂了兩條口子，當時心胆皆裂，勇氣全消，無奈這時，還不能開口，祇乾着急，心

念才動，以爲必死，面前黑影一閃，怪人忽然出現，開口便說：「二官人平日霸佔婦女，倚勢欺人，花的雖是祖產，活了這大，沒做過一件好事，平日又是那麼強橫霸道，倚仗上輩交情，和朝中官親的勢力，作惡多端，早就想要下手警戒，因其和別的惡霸不一樣，祇知浪費敗家，不知收刮，終日養了一般無業游民，擺闊行凶，欺壓良民，如今田產已差不多賣光，祇剩兩家大店舖，支持這付空的場面。自己事情又忙，無暇及此。不料我不尋你，你來尋我，正好就便給你一個報應，如肯洗心革面，乖乖回去，將那些游手好閒的惡徒，分別遣散，養上三年傷，還可活命，否則，照我今日所點穴道，雖然少時不解自解，在此三年之內，休說倚勢行凶，稍爲用力，便吐血黑血而死，在此半月之內，更連大聲說話，俱有危險，就這個，我還是看在你那王教師的面上，因他做人鷹犬，實是迫不得已，并非出於本心，又因窮途病倒，受你照應，後來家中，才得轉危爲安，見你所用，都是一般飯桶武師，方始留下，平日因你對他本領，雖極敬重，爲起惡來，照樣不聽良言，祇得釜底抽薪，暗中化解，使你少作許多孽，便是今日，你如聽勸，早些回去，也不致於上我的當，遭這報應，如不服氣，這裏有一紙條，看了自會明白，說罷，遞過一張上有幾行字跡，并畫着一根短笛的紙條，將燈筒晃燃，令其照看，二官人不知怎的，竟被嚇倒，一試已能開口，忙向那廝哀求，對方答說，我先將你放倒，等王教師

喊來，把我說的話轉告，令其及早回鄉，休顧一時私惠，忘却本來面目，我如不因他有許多苦衷，今夜照樣也是對他不起，說完，燈光立隱，因有土堆枯樹擋住，王教師快要近前，方始發現，匆匆一說，便知內傷甚重，王教師本領甚高，前數年因受仇家暗算，傷還未愈，人又病倒在一小店之中，二官人恰由當地走過，聽人說起他的本領，和與羣賊動手，敗中取勝經過，連忙趕去，接到家中，祇差半日功夫，不被賊黨仇殺，也必病死，因此感激，二官人性暴好色，以前常時霸佔良家妻女，全仗王教師，苦口勸解，近年才未發生搶人之事，幾個最凶惡的黨羽，也被連明帶暗，警告打發，近年專喜打獵，地方上人少了許多事故，都是此人之功，他內外武功，均極來得，經他周身撫摸查問，知道就此捧將回去，還有不妥，先疑我也吃了大虧，對方又有不許張揚之言，試探着將我喊去，見我無事，連說好險，一面要我相助，由他輕輕將人捧起，再令我將頭捧住，不令絲毫搖動，穩步前進，走回一里多路，才遇見一個相識的人，推說打獵受傷，代他喊人，用門板把二相公，抬送回去，分手之後，我正越想越氣，離家已近，忽又有人，拍了我一下肩膀，回頭一看，正是那黑衣怪人，我想起師父常說，硬的不行來軟的，明的不行來暗的，不能吃眼前虧，連米王二位，那大本領，尙且不行，何況於我，手中的刀，又還了人家，如何鬥他得過，打算用激將之法，誘他來見師父，一面說我家有老

娘，業已窮得快要討飯，前幾年全靠三相公的奶媽，代向師娘求說，才蒙師父提拔，收到門下，因我拜師年淺，人又太笨，始終是個小夥計，巴結不上去，你何必和我這個苦哈哈作對，真是好的，請到我家，和我師父，談上一會，休看他老人家，那大名望，對你這樣有本領的江湖朋友，照例遠接高迎，就是對頭，既蒙光降，來者是客，明人不作暗事，也要約好日期，大家心明眼亮，分個高下，我正背讀師父平日所說那些話，還未說完，他已開口攔道，你這渾人，不要說了，你師父我已見過好幾次了，方才還借了別人的驢子，送他回家，他老是對面裝不相識，我怎好意思勉強他呢，實不相瞞，不是昨夜，拿了他的銀子，我還不會來呢，你對他說，口是心非的話，全沒用處，他要我給他日期，約人尋我，一分高下，再妙沒有，我還給他一個便宜，在他所說日期以內，無論尋誰，決不暗中作梗，如其先想見我一面，三日之後，可去大明湖旁，柳泉居酒茶館中相待，必能見到，不過他的目力不濟，祇會尋那身材矮小的人，莫要對面不說，疑心生暗鬼，誤認旁人，却莫怪我開他玩笑，還有一件，他祇不到處張揚，和老百姓作對，除非自尋煩惱，那是無法，否則，無故決不尋他晦氣，他在狗官那裏，所得四百兩銀子，還有一百，剛帶回去，必須照我昨日所說，備好罰款，他和畢貴，共是八百兩銀子一家，畢家的今夜明早，定必備齊，念在他妻還曉事，我已免去加利，你師父却是不然，晚

一天。加一成，十天爲止，分文不能短少，如不照辦，便是犯我的法，此與方才訂約之言不同，不能混爲一談，言明在先，幫手祇管約請，祇能將我擒住，或是打敗，還他十倍都可，目前却無絲毫商量，還有他那寶貝兒子，自尋死路，想要暗算，爲我掌風掃中，受了內傷，急速往尋內家名手醫治，還能多活幾年，像陳玉庭那樣，想要醫好，恐不容易，此非尋常掌風，所傷又是肝肺要害，必須和我差不多的人，還要有藥，才好得快，否則，越來越重，短命更快，說完，轉身要走，我想，救人要緊，打算好言求告，他說，這次出來，雖然打定主意，不是萬不得已，決不傷人，但像大爺這樣的人，死不足惜，何況自尋死路，并非是他有心傷人，多說無用，如換旁人，昨夜他就不親自下手，也必將藥留下了，我雖氣極，拿他無法，知其不會傷我，還想暗中尾隨，看他往何處，那知跟了不過十來丈，眼看人已轉往前面小街，忽然又在身後出現，說他會變會飛，想要跟踪，毫無用處，莫要自找苦吃，你師父正在急等回信，還不快滾，我看出他神情不善，不敢再和他強，剛一轉身，人便變成一隻大黑鳥，騰空飛走，三元一直細心靜聽，不許子女插口，聽完轉問，大鳥如何變法，可曾眼見，刁福答說，當地原有一叢街燈，變時我剛轉身，因聽大鳥騰撲展翅之聲，回頭一看，就這連前帶後，略一轉側，至多兩三句話的功夫，人已不見，三處街燈昏光影裏，突然飛起一隻大鳥，向空飛去，

這類大鳥，如由地上起飛，本較費事，何況街巷不寬，此鳥兩翅好似還未完全展開，業已將路遮滿，竟會快得那麼出奇，我舉步回走時，還曾見人，立在街燈之下，等到聞聲回顧，人便化鳥飛起，略一騰撲，兩翅微一收合，便和箭一般，向上斜射，晃眼高出房頂，兩翅全張，再一招展，便騰空而去，眼看那雙金光明亮的怪眼，由大而小，射向空中，由酒杯大兩團，變成兩點金豆，流星飛射，竄到暗雲裏去，一閃不見，兩翼風力，大得嚇人，呼的一聲，由我頭上，斜飛過去，差一點立足不穩，被他搨倒，昨夜人都說他，不是妖怪，也會邪法，我還不信，今日眼見，果然是真，他臨去還說，所有的話，都要帶到，否則，師父和我，均有不利，方始照實稟告，還望師父，不要見怪，三元強忍惡憤忿急，略一尋思，忽然起立，走向院中，拱手朝上苦笑道，大俠影無雙，我對閣下，佩服已極，信與不信在你，我必遵你吩咐，不過打架不惱助拳的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不該連累家屬，就說我那犬子，對你冒犯，但是他們事前，不知來者是誰，閣下又是孤身一人，夜間光降，承你不棄，代我散財消災，就算我那些錢，都是在公門中，造孽而來，自來善財難捨，他由夢中驚醒，一時糊塗，不知利害，聽說閣下，拿走許多財物，將衆人逼住，嚇倒他的娘，當面欺凌，辱罵他的父母，稍爲有點血性的漢子，也難免於懷恨，何況年幼無知，自然冒失，日久自見人心，不是逼得無路，終可看出真假，

至多十日之內，不管畢貴如何，我必先將班頭辭去，你要的銀子，也必如期奉上，那怕向人，求告借貸，決不短少分文，祇望念在犬子，一時無知，情有可原，能夠今夜，容我拜見，固是樣樣聽命，決不敢抗，否則，也請指點一條明路，賞賜一包傷藥，免其一個年輕漢子，就此葬送，請閣下高抬貴手如何，說了兩遍，沒有回音，料知敵人已走，否則，這等說法，雖是面面俱到，可伸可縮，對頭那樣自恃好勝的人，決無不答之禮，白費了一些口舌，還當着全家子女徒黨丟人，再想到所失財物，祇管暗中咬牙切齒，心裏恨毒，還要防到敵人，萬一未走，或是留有餘黨，稍有不合，又吃苦頭，不敢露在外面，祇得垂頭喪氣，勉強安慰衆人，禁止向外張揚，另外再說一些日內辭差的假話，然後輕腳輕手，走到房內，恰巧伍氏，由昏迷中驚醒，見了丈夫，自更撒嬌，剛要開口咒罵，便被三元，暗中示意止住，再一想起昨夜經過，心胆皆寒，看出丈夫，也不是人家對手，所失財物，已難取回，心裏一急，人又幾乎暈倒，三元憐愛少妻，恐他添病，還不敢說出岳家失盜之事，聽他哭訴前情，又是心痛，又是愁急，一面還要設法延醫，去救兒子性命，敵人雖然可惡，所說決非虛假，否則，便是自己多年經驗，和所練本領，家中藏的傷藥，也能醫治，方才仔細撫按查看，竟會束手無策，祇和日裏一樣，吃了一點安神定痛的藥，不敢冒失，請陳玉庭來醫，雖然話不好說，有些爲難，敵人并還說他

無用，此老畢竟內行，相識人多，怎麼也能指點一條明路，好在照敵人口氣，祇不公然和他作對，暫時不會有事發生，想到這裏，因醫生已來過兩次，救子心切，便向愛妻，再三勸慰，請其保重，并說，日內便要辭差，今夜還須出外，借那八百銀子，準備影無雙來取，免你母子，又受驚嚇，伍氏自不願他離開，還在撒嬌，趙三元費了許多口舌，才將這四十多歲的老佳人哄睡，以借銀爲名，囑咐好了徒弟子女，又向附近相識人家，借來一匹快馬，往陳玉庭家趕去，準備討教之後，歸途繞往舉家探詢，告以經過，表面仍是隱忍，并向本官告退，一面設法，暗中警告。說飛賊如何利害，非此做法不可，明言自己和畢貴業已吃了大虧，家產盡絕，大老爺再不謹慎，這類不是人力所能抵敵的妖賊怪人，一旦觸怒，還要激出大變，我二人平日人緣名望，和辦案的本領，大老爺終有一點耳聞，幾時見到這樣胆怯驚慌，實在扎手，不敢稍爲疏忽等語，本官人甚明白，一見卽知，不過，事前必須萬分謹秘，絲毫洩漏不得，一路盤算，并想由東路上，這些能手，何人有此本領，能與此賊爲敵，馬行甚急，業已走到陳家門外，見門緊閉，猛想起老頭子，晚年納福，又喜練功，治家嚴肅，雖是財主，一向早睡早起，輩份又高，一班朋友，都知他的性情習慣，極少深夜驚動，偶有久不相見的好友，路過來訪，或是專心拜望，除非真有急事，照例也由他的兒子門人，代爲接待，明日再行相見，因其口直心

快，本領高強，公私兩面，均有勢力，家中富有，慷慨大方，最喜幫人的忙，來的人就當時無事求他，以前多少受過幫助，至不濟，也送過川資厚禮，加上多少年來的習慣，非但無人怪他性傲慢客，反而說他俠義誠懇，沒有虛假，連江湖朋友，和當地紳商，全都傳爲美談，休說平日，便是前夜飛賊影無雙，留刀寄柬，二次現身，送回帽花，將刀取走，前後鬧了兩次，聚有滿堂賓客，照樣也是剛交二更，人便辭去，此時天過三更，比前夜更晚，連他練夜功的時候，都已過去，來時，橋上遙望，這大一片房屋園林，沒見到一點燈光映照，分明人已早睡，怎好意思驚動，先頗爲難，暗怪粗心，悔不早來，繼一想，此人雖是紳士，人最四海，我到別的縉紳人家，凡有功名中人在座，那怕是個秀才酸了，都要知趣迴避，惟獨到他這裏，無論來人，是何出身，一體款待，誰要高自身價，表示不快，便與絕交，是到這裏來的讀書人，均知他的脾氣，向無貴賤之分，人又公正謙和，以身作則，慷慨好施，有求必應，不像別的富家，淨說好聽話，一毛不拔，誰也不願斷這一條好路，就是酸氣重一點的讀書君子，至多設法避開，另坐一桌，決不敢稍露詞色，自己也極知趣，遇到真正請有世家大族中的紳士，早就迴避，託詞走開，就這樣，一般自命高貴的厭物，還說閒話，如非交了這位朋友，連出遠門，都有照應，實在不捨放棄，幾乎不與交往，其實，玉庭交我二人，多一半還是爲了好名喜事心

盛，覺着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當，府縣官不時更換，三班六房中人，却是常在地頭蛇，呼應起來，方便得多，有時本官人情，還未交派下來，犯人業已得到照應，救了朋友，還有面子，就是於理有虧，不免受到官刑，官府再犯書狀子脾氣，不賣情面，他至多不準人情，想給犯人，多吃苦頭，決辦不到，連應受的罪孽，均可因他一言而免，他的名聲，越來越大，人緣越來越好，最重要便是心思周密，事無大小，樣樣想到防到，都安得有人，一呼即至之故，雖然老頭子，從不仗他財勢，偏向犯人，以曲爲直，祇要請託到他那裏，有理的不必說，非救出不可，無理的也必免掉許多例外的罪孽，這一類事甚多，雖然刑名錢穀兩面，他都有人，班房的人，更是仰他鼻息，但這一等人，就是對方，沒有門第之見，也不配做他坐客，本人也必不敢高攀，除却見面打千，諾諾連聲，決不敢說個不字，全仗上輩遺留的老交情，昔年又曾同過幾天師門，這才拉成平等之交，因其交友太雜，三教九流，無所不包，用人之事最多，他一面好名喜事，又恐招搖，遇到不相干的小事，大都不要託本官，專託下面，所以自己，雖然拿過他不少酬勞，他也簡直成了全班房中的一個財源，到底代他出過不少的力，并無一次違背他的心意，今當危難關頭，師門交誼，暫且不論，就憑爲他跑腿辦事這一點，難得驚動一次，想也不好意思拒絕，念頭一轉，剛鼓起勇氣，待要下馬叩門，忽見裏面，燈光一閃，門已大

開，出來一個少年，正是玉庭最心愛的徒弟，雪花刀楊天壽，知其少年老成，精明強幹，深夜開門，必有原故，莫要又和那日一樣，主人已先得信，正要開口，對方已先舉手請進，引往外院，衆門人待客的大廳裏面，隨有下人，送上烟茶，看出前院漆黑，人都睡熟，下人祇得一個，也似剛被喊起，心方奇怪，楊天壽已將炕桌上預先寫好的一封信，連同一包傷藥遞過，笑說，家師臨睡以前，交我一信，并說，昨日感冒未癒，趙班頭來早，還可相見，如來太遲，恐已服藥安睡，令我轉交，老班頭看完此信，自會明白，我本不知何事，等到三更過後，人有點倦，但知家師，向無虛言，剛剛和衣臥倒，這位異人，便在窗外，將我喊醒，說你騎馬就來，我連忙追出，人已不見，聽那口氣，還不甚壞，這包藥也他所留，上有服法，病人吃了下去，至少保得一半平安，如再尋到內行醫治，靜養三月，便可復原，他明知你口不應心，何以如此，全是畢班頭之妻，悔過心切，所以感動，覺着多惡的人，也有醒悟之時，故此不問真假，先將此藥留下，如能洗心革面，真個辭差，從此不再欺壓善良，也并非沒有活路等語，我雖不知真意如何，但這包藥，關係重要，天已不早，請快回府去吧，三元業已把信看完，大意是說，翼人影無雙，劍俠中人，趙柱已爲內家罡氣所傷，非真有功力的內行，不能醫治，玉庭自己無此能力，方才影無雙，命人送信，得知此事，十分代他愁急，無奈愛莫能助，最好能照

那日所說去做，遇事想開一點，或者可以無事，忠言止此，還望三思等語，三元何等陰險，看出就是自己，樣樣服低，所失財產，仍是休想取回，玉庭語意，又極嚴重，急得心裏亂抖，一句話也不敢說，想了一想，忽然起立，朝着院中，拱手說道，多謝大俠盛意，我必照辦，日久見人心，多說無用，你老將來，自知分曉，隨向楊天壽告辭，并請代向玉庭致謝，到了門口又說，我真慚愧，還比不上畢家弟妹，一樣服低悔過，何以不肯信我，我真想到他那裏，打聽一下，應該如何說法才好呢，說完，偷覷楊天壽，祇是微笑，一言不發，料知自家心事，已被對頭看破，玉庭師徒，也都得知，掩飾無用，心中越發愧恨，自覺無趣，祇得作別起身，匆匆上馬，暗忖，對頭這樣人物，暗殺個把人，易如反掌，決不會再用什麼陰謀，何況又由玉庭的手轉交，這包傷藥，定必靈效，上面寫明，天明之後，空心服下，還要用人，扶了走動些時，等到出汗，才能臥倒，現在離天明尚早，索性去住畢家，走上一趟，看他夫妻，鬧的什鬼，這婆娘也真能耐，對頭那麼精明，竟被哄信，先疑陳文出外，代他約人，後來路遇，并無形跡，濟南府的能手，十九相識，多半均被對頭嚇倒，就請人家，也和玉庭一樣，不會出手，如說外面約人，決不會當日就打來回，陳文雖然全部假裝，詞色可疑，請人的事，明已料錯，這婆娘昔年原是一個有名女飛賊，外號飛來鳳，又叫桃花三娘子，相識的人最多，昔年兩次

大盜案，都他暗中獻底，才得破獲，莫要城關內外，還有什麼能手，隱姓埋名，在此匿跡，和他暗有來往，可以約出相助，自己和畢貴，同道弟兄，他還是個副手，如被瞞過，丟下自己，獨自成功，借着事關機密爲由，眼看對方成名，還不能怪他不講義氣，吃了啞吧苦，說不出來，同時，想起馬翠鳳雖是婦女，機警深沈，狡猾無比，如非看準一發必中，決不輕舉，前兩次大盜案，早就看出他的本領心計，不由又加上一層妬念，越想越氣，如非和影無雙，仇恨太深，人又穩練，幾乎想給畢氏夫婦叫破，鬧個大家都吃不成，才對心思，轉念一想，此時大家都在破船上面，理應同舟共濟，如何忘了傾家殺子之仇，先鬧窩裏反，何況這婆娘，日裏先就暗示，打我招呼，不過事情機密，不便明言，他如全數隱瞞，祇在暗中下手，直到成功，方始說出，又當如何，我平日不是這樣量淺的人，今夜爲何浮躁起來，莫非真個爲了損失太大，連人都反常不成，對頭這樣扎手，心情再要一亂，如何能够辦事，心裏一急，連忙把氣沈住，稍爲冷靜，盤算好了主意，再裝出神，自言自語道，這婆娘最是貪財，丟的財物，比我還大，竟想得開，不知是何原故，我早不想吃這碗公門飯，偏被本官留住，如今鬧得傾家蕩產，實在冤枉，現已決計告退，不知所失財物，這位影大爺，能否給我留點棺材本，要是辭了差，還不肯放鬆，那才糟呢，我先往畢家，打聽打聽，既不想幹，便越快越好，早點告退，

落個一身輕，率性往外面去避上幾月風頭，免得事情鬧大，本官尋我，不答應他，還要連累家屬一同坐牢，才更冤呢，三元原是故意做作，先把馬放慢，獨個兒搗鬼，念念叨叨，裝着又心痛錢，又怕強敵，左右兩難，樣樣顧慮，最後再裝不是對手，決計辭差，去尋畢氏夫妻，商量告退方法，一面暗中留意，見街上冷悄悄的，爲了夜深風寒，天氣太冷，連打更的，都未遇到一個，偶然聽得兩處梆聲，由街口破屋更棚中傳出，聲都發啞，明明更夫怕冷，縮在屋裏，敷衍故事，心中暗罵，奶奶的，難怪飛賊橫行，此時，街上靜得一個人都沒有，蹄聲這响，這些狗娘養的更夫，連頭都不探一探，真個氣人，你們多留點心，我們就不省事，也多一點耳目，偏是這懶，不過，事也難怪，他們窮得連褲子都穿不上，官家又沒有口糧，全憑舖戶人家，三節婚喪喜慶的賞號，和平日所給殘羹冷飯，勉強渡日，這樣冷天，我從頭到腳，都是皮棉包裹，尙且手凍足僵，如非戴有厚棉風帽，連氣都透不轉，他們穿得那樣單薄，就肯賣命，這冷也經不住，何況這些老弱孤窮，風都吹得倒的更夫，見了飛賊，也是無可如何，就出來有什麼用呢，心正胡思亂想，猛瞥見接連三四條黑影，在前面轉角上閃過，料知對頭，跟將下來，并還不止一人，如在平日，三元早已催馬上前，拔刀動手，一則，自知不敵，事前打好主意，非但表面服低，夜裏孤身出面，連兵刃暗器，均未攜帶，又見對方人多，就眼前所見，已

三四個，也許前面，還有同黨，業已馳過，身後也有跟來，都在意中，可見對方，人多勢衆，日裏料得一點不差，弄巧還不止那七個號稱義商的飛賊大盜，如真孤身一人，怎麼辦出這許多大事，他便神仙鬼怪，也顧不過來，這麼多的勁敵，且喜一夜，不曾冒失，就是當面遇上，手無寸鐵，便是悔過明證，憑自己一張嘴，也可過去，想到這裏，索性把馬放慢，以示不肯跟踪，也未回顧，相隔畢家，還有兩里多路，正想照今夜對頭送藥情景，和所說口氣，還是希望自己，能夠服低告退，不與爲敵，免得張揚出去，礙他的事。遇上決不妨事，如有惡意，他這樣多的人，來路途中，已早下手，怎會沒有動靜，同時，遙聞轅門鼓響，天已四更，猛想起對頭所走，也是畢家一面。聽說影無雙，每次出手，都在人家晚飯前後，祇自己和畢家，來得最晚，也祇二更到三更的光景，此時成羣飛馳，必有原因，莫要上了那婆娘的當，前往入網，自己被人瞞住，還不曉得，心中一驚，口說祇顧亂想心事，天已四更，還要趕回給病人吃藥呢，口裏說着假話，一拾轡頭，兩腿微夾，馬便如飛往前馳去，兩里來路，轉眼趕到，遙望畢家後院，燈光隱隱上映，越料雙方，業已對面，不是尊若上賓，假意款待，便是暗中伏得有人，設有一網打盡的陰謀毒計，忙將馬頭一偏，向右側面小巷後門中走進，馬也勒住，輕輕掩到後門外面，將馬繫在石樁之上，待要叩門，忽聽裏面，兵刃相接，金鐵交鳴，打得甚急。

料知陰謀，已被敵人識破，勸起手來，覺着進也不好，退也不好，主人如佔上風，現成功勞不搶，固是冤枉，這類強敵，如爲所敗，決非對手，豈不更糟，正在舉棋不定，忽又聽出裏面，動手人多，少說也有十好幾個，并還旗鼓相當，隱聞畢氏夫婦，呼喝之聲，并無敗意，斷定請有能手相助，心已躍躍欲試，轉眼一想，自己并未帶有兵器，分明兩面均可佔住，主人如勝，打落水狗，主人如敗，還可向敵討好，將來另打主意，剛忍不住，匆匆捲起皮袍，紮好腰帶，往屋頂上竄去，忽聽屋脊後面，有人低聲笑說，這是什麼緣故，三元本打定不看準不下手的主意，聽出耳音頗熟，知道房上，還藏有強敵，下面勝敗，尙自難料，越發不敢冒失，故意說道，他們夫妻，日裏還在勸我服輸，及早告退，如何深夜之間，動起手來，同時，定睛側顧，房脊後面，一條黑影，已箭一般朝側竄去，也不知是一是二，身法快極，一閃無踪，上來聽出房後有人，沒顧到留意正面，等到黑影不見，再往後院一看，敵我雙方，竟有十五六人之多，畢氏夫婦，均以全力，與敵拚命，院落本大，另外幾對，打得更急，內有兩個好手，都是以一敵三，急切間，也分不出誰是敵友，兩面廊上，點滿燈籠，另外還有幾個夥計，一手拿着兵器，一手拿着火把，雙方都是啞鬥，除馬翠鳳，偶然呼喝兩聲而外，無一發話，這般人的本領，無一尋常，內一老頭，本領更高，看神氣，分明主人，早就知道對頭要來，有了準

備，心正不解，內中一個身穿黑色夜行衣的敵人，好似受傷，忽往自己這面屋上逃來，馬翠鳳大喝，莫放此賊逃走，抽空揚手就是一鏢，那賊嘜呀一聲，幾乎立腳不住，連屋瓦也被踏碎了好幾塊，三元這才看出逃的是敵人一面，同時，瞥見院中，又有一人打敗，被對方踢翻在地，正舉刀要斫，吃馬翠鳳，趕將過去，一刀架住，那人便就地一滾，竄往階沿之上，才得保命，跟着，便有一人縱過，將馬翠鳳的敵人擋住，這般人，除畢氏夫妻而外，十九穿着夜行衣靠，打得十分猛烈，業已成了混戰，急切間也不知如何是好，要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集分解。

翼人無影雙

第二集

一九五一年一月出版

全書一冊 基本定價

著作者 還珠樓主

出版者 滙文書店

發行者 滙文書店

上海(11)山東中路二〇二弄三號

各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